

經國雄略

十二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22 1960

江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全鑒定

武榮 鄭鴻達羽公

世 徽釋音 叅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江防攷

愚按長江天塹天限南北此今日半壁之所以粗



安也。乃邇來流氛煽焰，志漸窺伺，使舟楫之利，寇與我共之。江南可高枕而卧乎？昔人有云：長江猶率然蛇然，荆門爲首，狼山爲尾，九江安慶爲脊。今欲使首尾相應，呼吸無隔，抑操何術而可也？我祖宗朝設重兵于京畿，而未及爲江上設備。今日沿江守望，分置碁布，然漫無總統，萬一有警，畫地而守，莫肯分處，則首尾脊劃爲數截矣。時事不大可虞乎？是江防之最當商確者一。

### 江防

漢江並附

愚聞之，巨寇之無敵在馬騎，江南之險阻在長江。因寇所不足，用我所有，餘藏代机巧，聯絡人心，預壯軍威，以示隱然不可犯之勢。保可設施，無甚張皇，亦無大費，何憚不爲？如一且能爲之，竊意語所謂事求可，功求成，唯此語所謂事半功倍，亦唯此時哉。

嘗觀大江南北之要限，湖海爲之首尾，實天設之險也。然一葦可以航之，苟設警非地，計畫非籌，其與溝渠何以異哉？我

皇祖謀謨鴻遠，故自沿江要害，星列碁布，置鎮置兵，







之地耶。雖然重臣要矣。得人尤要焉。果有文武吉甫。如往昔。蘄王奏績于金山。公瑾收功于赤壁。王濬之炬筏。孝恭之指顧。何患人心之不聯絡。長江隱然有不可犯之勢哉。是則余深有望于今之當事者焉。江防攷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釋名

岷江為大江。至九江為中江。至徐陵為北江。蓋一源而三日也。注曰。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山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漢書

陪京所在。阨要而窳宜慮者。一日皖。今之安慶是也。建安中。孫仲謀攻皖。克之。使諸葛恪守其地。對岸立營。以為金陵屏蔽。一日無為州。其相對為須濡口。孫吳于此作塢。以拒北軍。金兀朮自馬家渡濟江。陷太平。一日歷陽。即今和州相對。為采石。蘇峻叛於歷陽。濟自橫江。登牛渚。侯景自橫江。濟采石。韓擒虎。楊行



密亦渡采石。宋人平江南。樊若水建議以浮橋濟采石。金亮南侵。亦臨采石。其前事一二符驗也。奏疏

江貢也。所出珍物可貢獻也。

風俗通

江之源出于汶山。其大如甕口。其流可以濫觴。順流而下。控諸群荆。廣袤數千里。方舟然後可以濟。此無他故。所受托下流者非一壑也。子華子

漢之源爲漾。發源于嶓冢山。禹自嶓冢導之。東流至武都。則爲漢水。又東至武當。則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於是江漢合流。滙澤而爲彭蠡。東流爲北江。而入海。而漢水于是乎終矣。此漢水之所繇分也。禹貢疏

夫一縣有一縣之要害。一府又有一府之要害。及城池固守等務。今未修舉一二也。若寇臨京口。武陵。然後爲之。奸細與土賊。方且所在希滿。人方鳥驚獸竄。之不暇。將誰與設備。惟南北兩藩籬竝固。而後所圖牖戶之綢繆。乃可從容料理。揅勝筭。弭隱憂者。此之



謂也。長江備禦志

長江設天塹之險，洶濤萬頃，嘯聚難稽。巨浪洪波，止  
棧不定，一刻不備，則一刻中以隱微之禍。一念不備，  
卽一念開以罅漏之端。雖鐵鎖沉江，勢難飛渡。東南  
半壁，屹若長城，誠難之難矣。破膽篇

江水發源於岷山，禹至岷山，導之。東別支流爲沱，又  
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又東行迤邐，與漢相會，  
共滙爲彭蠡，而東出彭蠡爲中江，而入海。而江水于

是乎終矣。禹貢攷

長江守險，猶常山之蛇。荆門爲首，則汪洋浩瀚，寔爲  
門戶之立。狼山爲尾，則停舟駐蹕，寔爲藩籬之固。九  
江安慶爲脊，則隨波出沒，往來偵探，寔爲堂奧之封。  
若何門戶不謹其出入，而隊伍之艇，僅借博浪爲遊  
戲，則其備也踈。藩籬不見其固守，而戰艦之設，祇假  
歷覽爲曠觀，則其備也怠。堂奧未睹其森嚴，而汛地  
不守，玩縱自如，則其備也散漫而無紀。毋惑乎流氛



煽焔志漸窺伺矧此煙波淼漭之中使鼓棹乘風片帆千里江南真未可高枕臥也羣書備考

咨五材之並用嘉水德之靈長唯岷山之導江初發

源于濫觴可以泛盜言微甚也聿經始于落沫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

擺萬川乎巴梁入山衝巫峽以迅激濟江津而起漲極

湖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渺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

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岨峽二山名流九派乎

潯陽鼓洪濤于赤岬在廣陵淪餘波乎柴桑豫章地網絡

群流商摧確消滄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會于

彭蠡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瀚沛浩汗六州之域

益梁荆江經營炎景之外南方火故曰炎景所以作限于華

夷壯天地之嶮介郭璞賦

漢與江閩轉東成澤鄭玄

若能於楊子江錢塘江凡有岬處所定列陸兵架火

器以待賊黨近前輒能擊而殪之墨守不敗者幾何

俾寇得長驅無忌總繇向來有警俾嚴禁南北舟楫



往來而江中竟無出一奇以撓之者。陸兵勢孤強弱  
衆寡不敵無恠兵臨期退却甚且因而四掠仍此不  
變。卽將領莫問紀律。况妄冀成功哉。今若設防聯絡  
得法。無論天險不能飛渡。卽沿長江一帶而舟師魚  
麗。與岍兵相爲犄角。則戰勝常在我矣。江防考課

大凡平居無事。官兵守汛。哨官非人。尚且徃徃爲盜。  
一旦有非常之警。各處守列官兵。此輩有心作賊。無  
意禦寇。各隘口無居人矣。萬一賊勢大。自度不支。倒

戈以迎。誰復止之。若豫圖兩藩籬如苞桑之固。隣境  
無寇警。本地自可免。各路紛紛守汛。揀勝筭弭隱憂  
者此也。文武庫

陸寇犯我吳越。必須舟楫。所謂舟楫不必盡巨艦臨  
江也。潛遣奸細勾引吳越土寇。各路密以小舟迎導。  
而白衣搖櫓之變起倉卒矣。誰其禦之。我若先於揚  
子錢塘二江中。預爲嚴備。聯絡得人。無論巨艦不敢  
窺渡。且內地無勾引之人。卽奸細無自作難矣。禎朝



自南之形勝而論之。南位於離。離爲火。火以鑠金。必無幸矣。昔者淮之淝。苻堅以微淮之北。僞梁三折。金山之隈。逆亮輿歸。矧茲小腆。獨不聞狼山之颺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恃實其罪。矧于無恃。則有睢鳩之長。振袂而起曰。恃兵帶黃如馬班。如旣聞雞入治。日午而後輟也。砲且殷殷。旗且靡靡。吾節制且伸是也。而至于發策之頃。未始不相向求乎。

祝鳩氏因以仰屋告。水衡司隨以如洗告。或且曰。有江可守。然荆襄危則上流失。桐皖震則門戶啓。長流千里。一疏則百失其密。且誰實任守之責哉。是卮談也。或且曰。有城可守。然江表警則百雉亦脆。奸細入則閉門亦晚。襍處五方。恐不容羅雀掘鼠也。且不言江而言城。不言扼要而言憑城。是嚙語也。則曷不思龍江設險。高皇帝所置星羅之戰艦。而今且安在哉。



江防疏 一卷 九 鶴社  
一日瓜步。元魏伐宋。魏里自臨瓜步。掠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者。是也。

一日廣陵。魏文帝觀濤於廣陵。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安所用之。及隋伐陳。賀若弼自廣陵濟江。是也。其他自下蜀至京口。通泰至平江。繇茲以往。皆其下流矣。掛印先資

嗟夫。軍旅思險。隱情以虞。賊一旦送死江南。順流而下。豈非陸伯言之所前慮耶。今江淮之間。雖不必列柵沉鎖。制爲伏機。以絕其往來。愚請自沿江而上。宜精練水師。如曩者漢將岑彭。以列艦逆蜀于荆門。而蜀兵保江州。不敢出。魏武南下。周公瑾以舟師三萬進據夏口。而魏武敗還。江南立國。而一旦上流有變。必先據梁山以待之。此誠防江之長筭。不可不亟講於今日矣。時務簡奇

今者南北俱災。大江以北。連於齊豫。其災彌甚。於是饑民累累相携而來江之南矣。不知江以南一隅之



地何以贍之。將欲拒之。則固朝廷之民也。扼江無傳渡。則有立稿而死耳。將欲受之。而爲之處。所以有盡之力。而給無窮之衆。施有倦而求不供。則意外之變。不可勝防也。

今以數省之民而入江南。移寬就狹。主一客十。衆口待哺。豈非立盡之計哉。兼以踰越江淮。因循日月。北返無期。若已至者有樂土之戀。則將來者有去故之心。在北勢日來。而在南虞立盡。彼此俱困。主客相仇。其中必有傑者爲之部署。如李恃之在蜀。嘯聚黨類。同欲共濟此時。而驅之出境。必且斬關攻城。致歿於我。其禍豈不烈哉。

江防策

古人有言。長江萬里。控禦爲難。顧亦在所置之耳。我高皇帝定鼎南都。陵寢在焉。百司六軍具焉。加以江淮之阻。擅有天塹之雄。可不謂鴻筭無疆哉。長江一帶。其自遡流而上。一日夷陵。昔公孫述下兵江關。拔夷道而據荆門。王濬治樓船下益州。破吳荆門而



江南遂平。一曰襄陽羊叔子爲滅吳根本常開府此地。梁武帝亦於襄陽起兵以平石頭。一曰江陵。魏武破荊州下江陵以伐孫吳。杜征南之伐吳亦先克江陵。沿江而下武昌亦一道也。一曰黃州。金人自黃州而逼江州是也。備江策選

三江者何。婁江松江東江也。曷爲而言婁江也。一自太湖達邵城之婁門是也。一自太湖從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一自澱山湖東至上海嘉定青浦崑山界亦名吳松江者爲東江。是三江者皆太湖之委也。更須嚴爲禁緝。定列舟師。架火器。置虎蹲以待。則戰勝當在我矣。蘇州府志

天下二大防。江與海是也。顧海乃倭穴地。介要荒。彼縱有異志。而渺渺望洋。風濤巨測。禦之之法。祇於閩浙楊青四隘口。整我甲冑。振我聲靈。而寇可無虞也。蓋藉海以爲之蔽也。江乃賊巢地。隸侯甸。蓄異志者。揚帆鼓楫。不分晝夜。廬澤構黨。不畏憲繩。雖上自斬



黃湖廣黃州蘄州繇貴池抵留都再下白狼莫不設監司

幕府而寇賊未聞寢息何也江東自古興王國也

官闕在望易令垂涎且勢與幽燕相表裏頃者醜奴

煽毒杞人之慮注射二京孰知夫驚幽燕者醜奴

而今日之燕都失守者政不必醜奴么膺逆闖敢

是鴟張西平伯吳三桂起而殲之矣寇遁虜據養虎

遺患貽譏千古有血性丈夫莫不誓志廓清共圖恢

復誠如是也則防江備海其輕重緩急較然如指諸

掌者天下士其留意於江防矣厲須居會稿

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常鎮淮揚

當江河入海之衝雖極大艫艦皆可乘潮而入近歲

倭寇佯言分劫其心之狡寔欲自長江以趨留都

自淮河以窺中原而終不敢深入者繇四府之防禦

堅也必水陸嘗會哨五援蒼福諸船順流以遏賊鋒

或出賊後賊若登岍則以團練之兵禦之此嘗勝之

形也四郡無患則中原留都可以高枕而卧矣羣



書備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吮西

比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

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

洞庭之為九江審矣。書經注疏

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

曰烏江。曰蟬江。曰烏白江。曰嘉靡江。大畎江。曰源江。

曰廩江。曰提江。曰籊。巨隕反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

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

近代。未足為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

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為九江。然其一水之間。當有

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而今尋陽

之地。將無所容。况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為地

理之定名乎。尚書注

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

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也。爾雅



漢水入江處在漢陽東連吳西接巴蜀屬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州之域王炎註

按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

藝導漾也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矣書經注

鄭羽公金吾評

按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江之命

名匪一中江百三十有五小江千二百五十有

二而遐荒絕域者不與焉是攷學博識尊備極

端委若一一身歷之者真可為問渡津筏

間盡屬滄矣大江延亘數千里為京口門戶茲自黃河以南大江南北扼要固圍皆有裨於今日者悉載于此

國家自秦今陝西晉今山西流孽輕心語難民人蕩居

大夫旌食車馳而徒走者二十餘年於茲矣

天子威命震揚集諸路之師東西追擊苟將士一方

宣揚



漢水入江處在漢陽東連吳西接巴蜀屬漢陽軍大  
別山下正屬荊州之域王炎註

按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藝壤江也嶓之  
藝壤漾也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矣書經注

鄭羽公金吾評

繼委莽一良亂之昔真可為問數載矣

二而毀荒餘燼昔不與焉是文學軒蓋尊前

江防末議

鄭大郁

愚按長江天塹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邇者虜  
寇交訐幽燕秦晉既非我有則淮河漢皖之  
間盡屬邊矣大江延亘數千里為京口門戶  
茲自黃河以南大江南北扼要固圍皆有裨  
於今日者悉載于此

國家自秦

今陝西晉今山西

流孽輕心語難民人蕩居

大夫旰食車馳而徒走者二十餘年於茲矣

天子威命震揚集諸路之師東西追擊苟將士一力

宣揚



國威先聲所指羣醜蕩駭何難禽獮而草雉之故

自古流孽之作未有不號數十萬數十萬之衆

未有一敗而不即滅者也夫賊初作難發於延

綏延安府其北多逃兵而神木縣屬靖邊綏德

慶陽陝西屬府延安最劇南多饑寇而西川清澗中

部延川保安最劇俱屬延安府據府谷縣屬破合水

諸縣屬慶陽府延鄜慶平之間延安鄜州井湏木刊

者幾千里秦食盡已上俱言陝西寇發之繇晉隨之受病山西

古晉地賊繇陝先後渡河而東者三十六營據

河曲河曲縣名破汾霍汾州府蔓於興嵐二縣俱太原府復

襲臨縣陷遼州東擾澤潞澤州潞安府內犯忻淨忻州

淨樂縣數年之內九十郡邑不被寇者三五耳晉

食盡豫隨之受病河南古其波及楚湖廣蜀四川

兩畿者皆豫之餘也南侵武安河南屬縣據林縣聚於

武涉縣屬河以北騷然苦兵南哨臨名臨漳縣屬河南

漳德府大名先從府屬北直



畿南掠趙州寧晉縣屬別自五臺縣屬太原縣屬侵行唐踞

井陘二縣俱分爲三支入伊陽縣屬犯商維州屬

或自嵩伊犯汝州嵩縣隋曰伊州屬河南府南

寶魯山寶豐緜華陰縣屬復歸盧靈盧氏靈寶俱河南府

稍入於秦其南走盧氏嵩縣之山緜間道至內

鄉驟入楚其東潰者徧於宛境南陽縣周及汝

寧歸德二府俱內犯新蔡縣屬已越壽毫二州

州徐陷潁州俱屬奄入

中都今鳳陽府洪武初建城池聚廬安廬州安慶

直江北圍桐桐城窺皖安慶懷寧縣

陪京大震旋復永睢汝黃麻城縣睢州踞伊宛伊

懷寧等縣治或掠雲夢縣屬湖廣大抵皆還商維合

於大賊其入楚者據鄖津鄖陽蔓襄荆之間襄

荆州府破當陽荆州入於蜀四回聚房竹房縣竹

鄖陽府遁平利屬漢或自鳳隴入漢返鄖鳳翔隴

此二地入漢中連營千里犯均光均州流毒棗



陽隨州應山三縣俱伏黃陂縣屬屯桐栢屬南陽府

信陽屬汝寧府走蘄黃二州名逼襄鄧襄陽鄧州別自英山

屬廬州府破羅田縣屬黃州南渡長江襲武昌湖廣省會入長

沙湖廣府屬圍袁趨吉闖賊於癸未秋繇長沙圍江西袁州還破吉安聲震

南贛南安贛州迫於大兵盡屯秦川方秦事之殷秦

將士夫小數十戰斬首三萬六千餘弓不及箭

馬不及秣掠者不及收傷者不及起數道之寇

中復相率而歸秦秦地方數千里防豫之界曰潼

關在華陰縣古桃林寨為全陝門戶東漢曰潼關後周曰潼谷關曰函谷關名曰

商雒防楚之界曰平利曰紫陽曰白河平利白河俱漢

水南惟紫陽縣在漢水北防川與楚之界曰漢中曰寧羗防

晉之界曰延鄜黃河一帶賊未入秦逐賊者窮

馬足扼賊者壞車城謀聚而殲之既併入於秦

合於大夥而賊益慄悍無忌六安巷戰六安州屬廬州

府賊勢愈大從此而大江以北岷峨以東岷山在隴

州之南今茂州界內峨眉今府州界與岷山連岡疊障梁宋以西梁山在常德府



城北宋江在保寧府  
繇蒼溪東入嘉陵江

地方數千里無一城得安

枕卧者繇是男子廢耕婦人弛織賊之所至靡  
不大者破城邑小者掠郊郭徃徃無以備之者  
亦何故乎蓋向日之所以迫民卒以荷戈選丁  
壯而登埤者輒云有備而不知其民力徒先擾  
於無事之日也及一旦賊至偵探無術方數賊  
跳梁遂動稱數十萬貽禍以至逆羽射

大中原板蕩普天下莫不誓志廓清光復

帝室政欲從平地圍而取之差易耳而今則歸陝服  
而憑山矣浸假而飲馬江滸順流而東至淮揚  
止數宿耳如是而南道復阻此二地有變天下  
事大不可測矣夫賊之遲疑未進者蓋繇居不  
能舍山而行不肯棄馬其在江淮每念不忘廣  
陵而不卽至者實以淮揚多陂池塘濶非戎馬  
之地惟是遊兵出掠不遠千里捆載倏忽卽還  
山中見利不忌動重於舍騎也今徃來益熟嚮



道益多。彼知我虛實。雖今日暫伏秦郟。而我不  
能亟圖之。恐秋冬必復入豫。輕兵直走定陶。屬縣

山東兗州府絕河而寇。任城鄆州之境。復自歸毫。轉

豐沛。兗州府濟寧州為古任國。漢曰任城。鄆城縣。唐曰鄆州。歸德府亳州豐縣沛縣屬徐

州。何彭城渡河以走鄒滕。二縣屬兗州萬一窺淮南。

必不從桃宿以向淮陰。桃源宿遷二縣俱屬淮安而必從滁

和。滁和二州名俱南直以先謀廣陵。淮陰貧而廣陵饒也。

滁和二州。其素習繇者。自此緣江而東。以至瓜

儀。瓜州屬應天儀真屬揚州二三百里。非有大川間之。彼師

用騎。豈有留行哉。近復讀劉東平疏。內稱接總

兵陳洪範手札云。唐起龍密言虜調麗船。先犯

淮海。又接濰縣鄉官張爾忠札云。王鰲永有言

虜若勝闖之後。必下江南。與起龍之言。吻合。此

番光景。淮上已成孤注。而瓜儀寔京口鎖鑰。江

防豈非所最當亟講者乎。夫安慶當長江委流。

而控全楚。為江表門戶。則沿江兵戍宜急。和州



南隣太平。采石磯。通在江許。宜特建兵府。守以

文武重職。以示控扼之勢。池池州府跨山麓。江許

仍布置遊兵。以張聲援。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

江州郡。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萬一賊繇秦鄭順

荆襄荆門州襄陽府俱湖廣而南下。則九江不得不先事

預防。宜預防。則九江之舟師。宜殷。瓜儀一帶。尤

萬萬不可忽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

金陵。雖稱重險。如必曰鮫龍巨窟。海若不能為析

字之謀。牛馬長涯。河伯無能。籌飛渡之計。而天

塹之可恃。以無恐也。謬矣。若夫江防者。所謂當

以舟師為重。從而密戍偵探。其間而且沿江上

下。若荆襄淮泗。德沔蘄黃。何以隄防之。必盡若

皖城。秋浦。夏口。湓口。何以戒懼之。必周。劉河。孟

河。古今之盜藪也。嚴其出入。必以精銳之兵。守

之。荻港。采石。自上文荆襄淮泗地名至此俱按圖可曉矣



金陵之肩背也。慎其偷安，必以鄭重之師任之。欲

厯衣袂，則安太安慶太平之甲士宜練。欲謀桑土，則

淮揚之勇衛宜先。欲衆志成城，則和淞之鼓柝

有餘力也。欲據險扼塞，則池河之衝要可養威

也。龍潭可以嚴加審察，蕪湖可以愈覺周詳。則

襟江一帶，雖有三截之分，而一備則無不備矣。

雖然。

金陵非無事之地也。萑葦竊發，奸宄蒙生。況今日

大寇控陝，有南下之勢。虜據燕京，急扼要之方。

則長江藩籬，得我鄭羽公金吾。羽公名鴻達，蘇武科賜第出身。

以軍功襲錦衣同知，歷任今陞九江瓜州一帶都督府都督。徐鄭玄公

叅府。徐永泰字鄭芝豹，字玄公，時並為九江叅將，協守大江等處。鄭

遊府諸賢執事而統理之。雄視幽燕，而襟據全

楚。樓船素運，南粵有遊刃之地。巨艦排空，沔口

成破竹之功。

國家元氣以振，海國波濤不揚。



主聖臣良

恩錫頻下，郁不能無厚望於匡時諸君子矣。

鄭羽公金吾評

張子房之借箸，王景略之捫虱，馬伏波之画米，

是皆確有碩畫，故能創勳不世光炤前史矣。今

日

當事需才如渴，乃草茅中有洞晰機宜，曉暢形勢，

若而人者乎！余當身爲之勸駕。

一卷終

江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世 徽 穉 音 叅 閱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江防攷

長江備禦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嘗與秦爭衡。及三國之後，海內之地分爲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則國之安危，定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



固係于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舻，四面赴敵。則屏翰之勢，又係于上流。故江南六省，其險固之勢，與興亡之所繇。顧上流設施何如耳。

長江自蜀峽而下，至於瓜儀首尾數千里，國家無處不設守兵，分守地，然特以備小偷出沒，期於會哨無大警而止耳。不足以當巨寇也。何也？沿江之守，聚則不少，分則不多。扼險不過數處，而分地乃有百千宜。其無恃緩急也。

徐孚遠江防策

荆湖之地為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道為州者一，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為州者十，而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嚨。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是矣。

宋陳充江防議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為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請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為之都會。故



庾翼以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雒不  
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  
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者也  
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爲水之  
都會故吳大帝嘗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之際號稱  
盛府者此也

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淮於溢口則九  
江爲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蠻西連荆楚亦  
藩任之要者此也

承平旣久武備日弛近者流寇發難往來攻掠無所  
禁禦而自長江以南限以一水僅以自完然賊之欲  
窺此非一日矣蘄黃之間爲其孔道不足復言又嘗  
下之淮浦上遡井絡竟長江所極無地不控一處不  
牢則所至靡爛矣然不據我要地示以形勢而緣江  
爲守此正宋臣汪立信所言長江七千里百里萬人  
當七十萬乃足也則國家安得此兵力哉

禎朝奏議



選

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設備則兵介而力屈。苟失于彌縫則隙多而寇至。厥今之策奈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為固守。對曰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

長江守禦策

夫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敝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為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至於備禦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間。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嘗絕武昌而疎豫章矣。李成嘗寇尋陽而驚江左矣。然而此二鎮者。今備禦之處。豈不甚重歟。

江防圖附左



大江防守備攷全圖

海 中 洲

洲

東 南 大 海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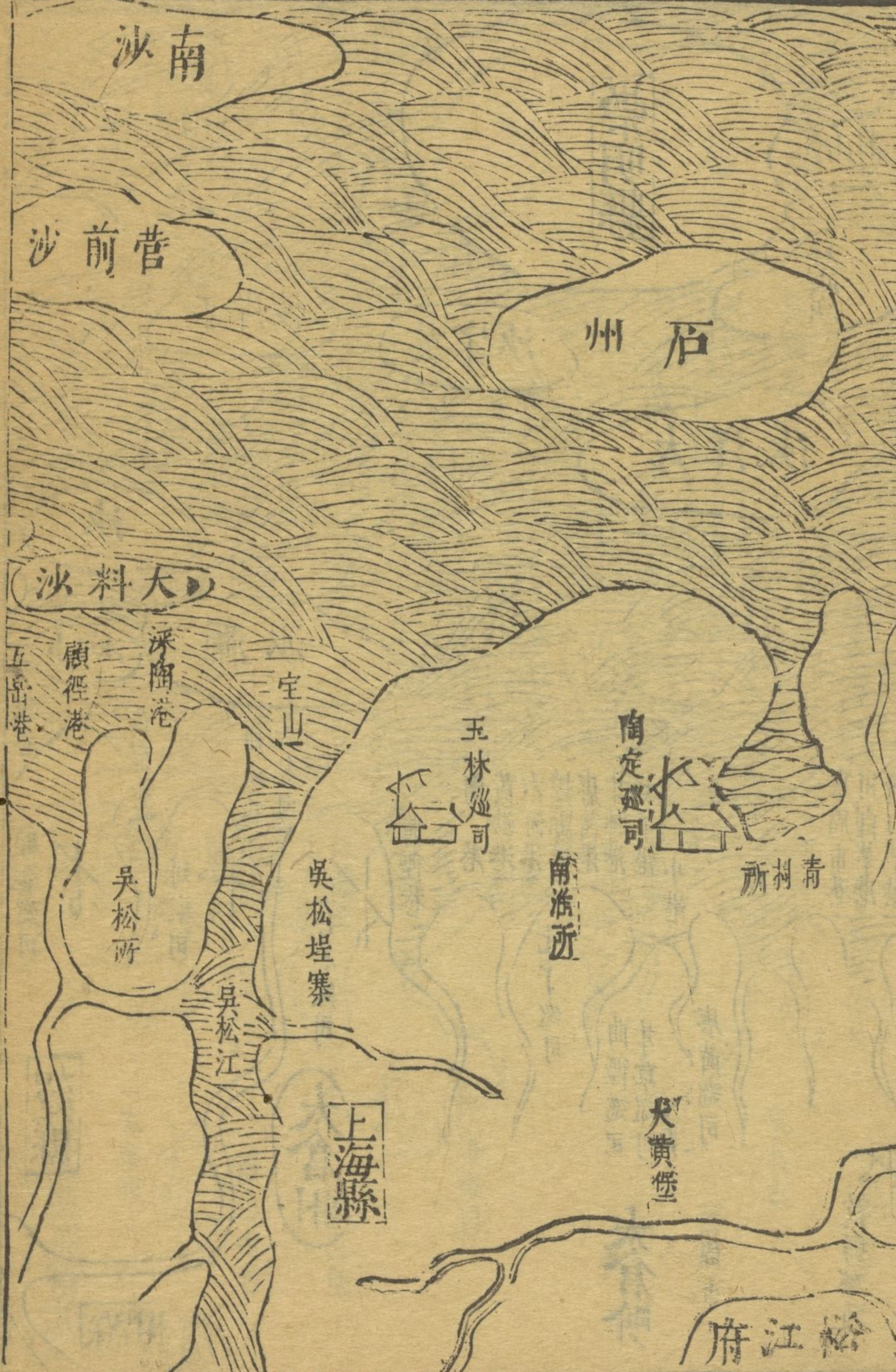


石 州

南 沙

營 前 沙

大 料 沙



工 方 攷

二 卷 江 防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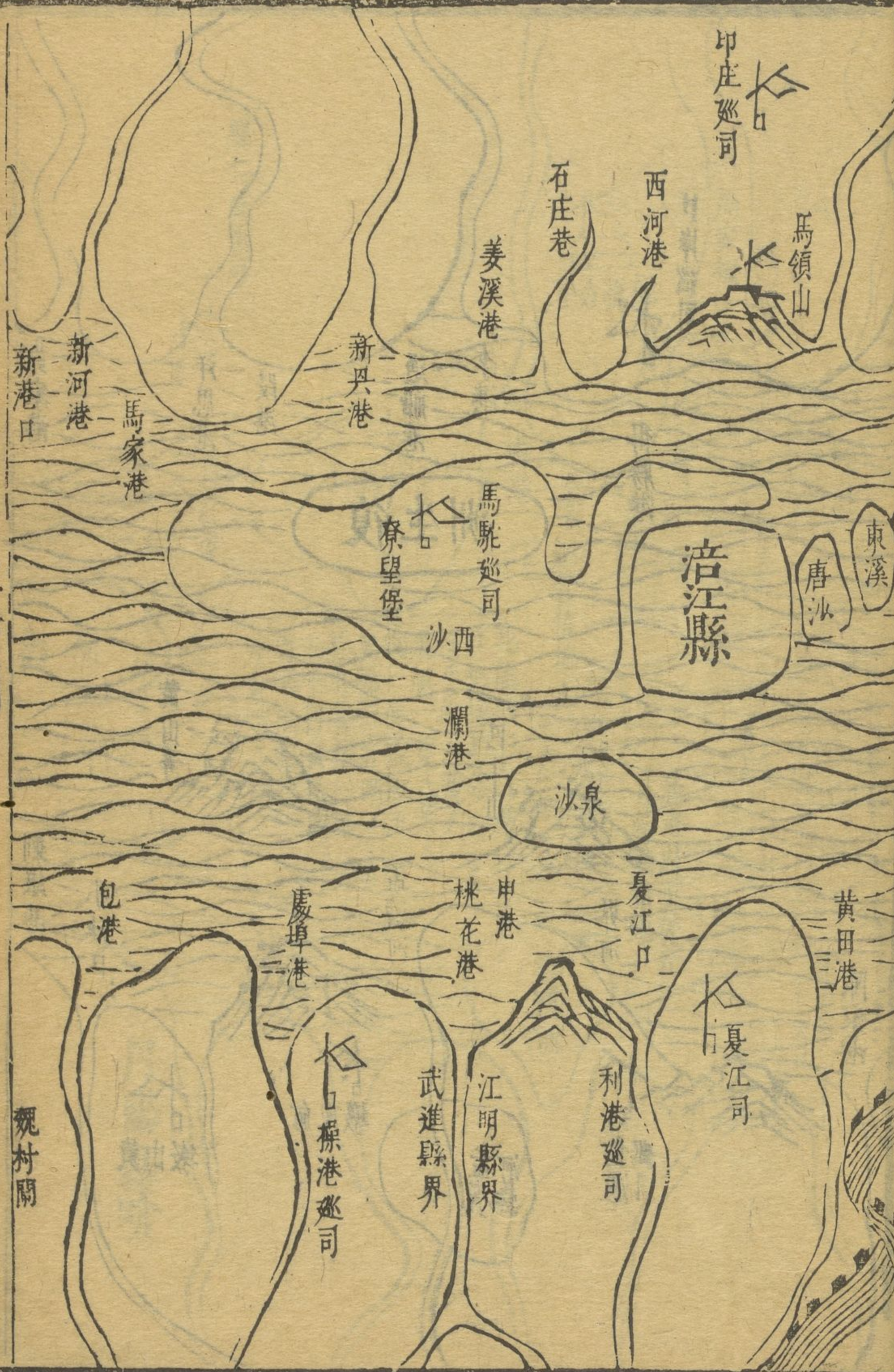
五

見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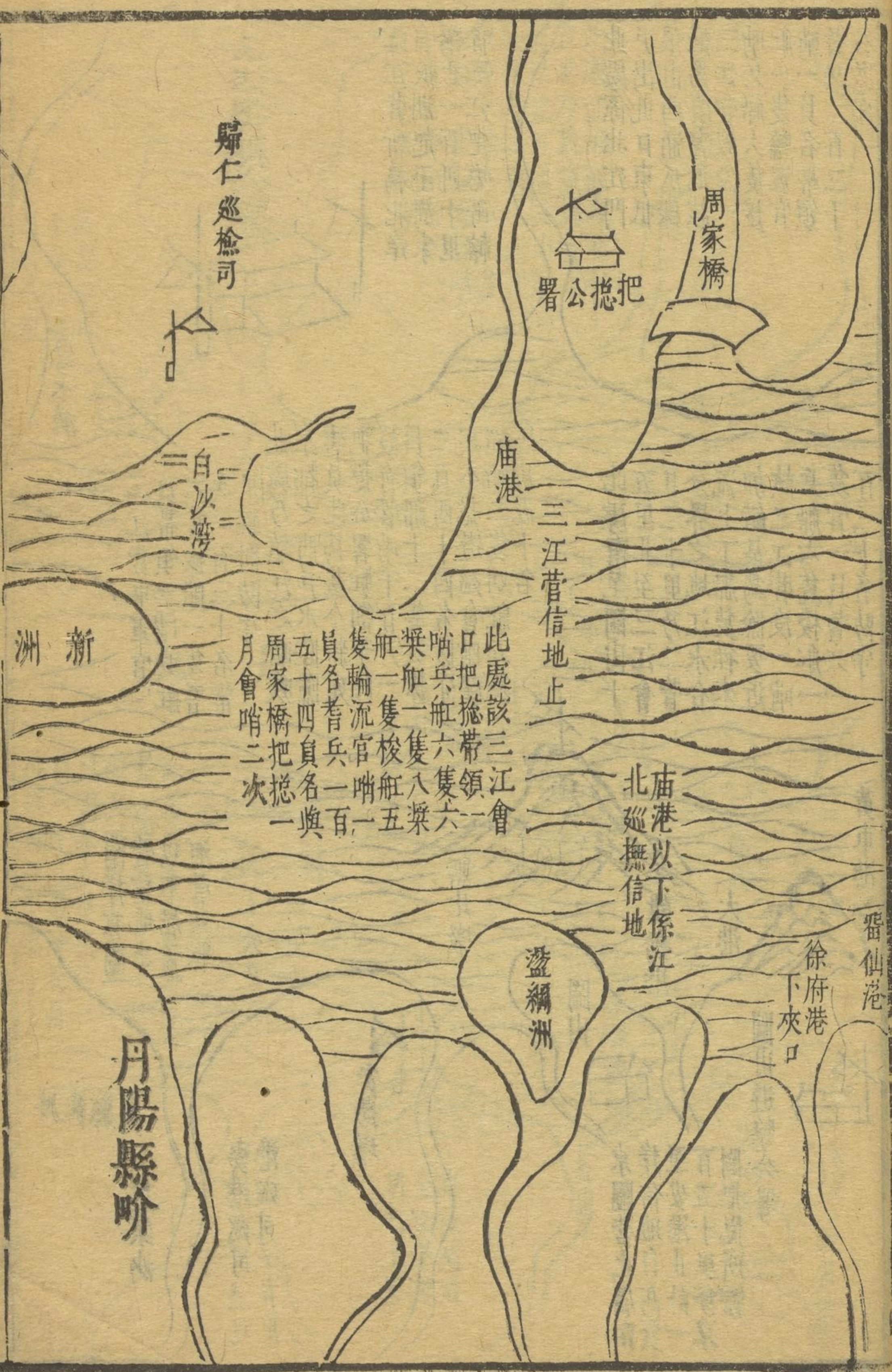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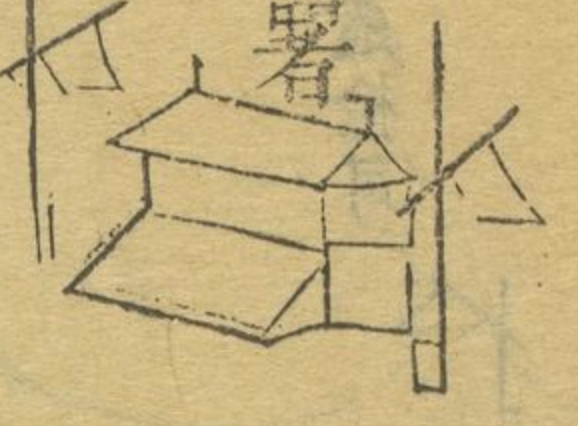








三江把總公署



三江營所屬北岸自瓜洲起至周家橋止一百四十里係三江把總所轄

此處係北江門戶出此口東抵狼山西通瓜像極為要害近該三江營設哨兵船六隻梭一哨一員各帶領者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急水溝

三江營中軍官員帶領一哨兵船六隻梭船一隻者兵一百三十名常川駐劄防守

此處乃鎮江之咽喉京都之門戶水陸險害莫此為甚今新建把總公署駐劄于此設有管哨千戶一員領船十二隻兵快二百四十四名防守反本把總巡會哨座兵快五十名

此處南至圖山十里北至三江會分界之地江水合流上下船隻往來加錯最為險要近該三江營設哨兵船六隻梭船一哨一員各帶領者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南岸京圖營信地止以下屬孟河營辦轄

上夾口

無比墩

圖山

韓橋港

大港

圖山遊擊公署

黃車港

孫溪港

歸縣徒册

何家沙

安港巡司至港巡司一百里

京圖營止屬南岸信地自高資至安港止計一百五十里係京圖把總所轄

錢新墩

諫壁鎮

諫壁港

冊徒巡司全安港巡司七十里

宝塔灣

此處江形最濶北有室港乃盜淵蕪南有汶江可通圖山賊此往來近設三江營設哨一哨兵船六隻梭船一隻輪流官哨一員各帶領者兵一百三十名防守

萬壽巡司至婦仁巡司七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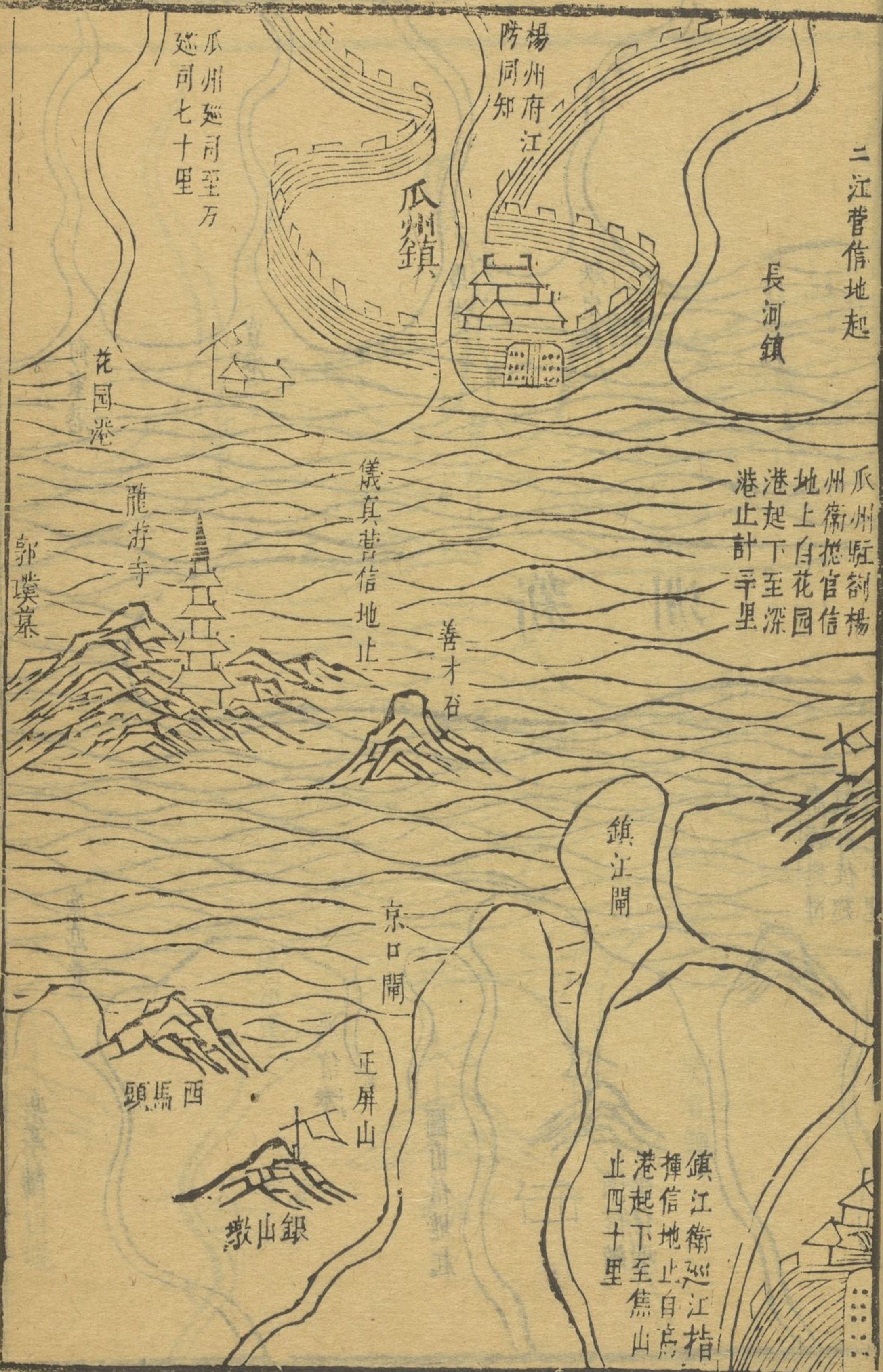
大沙

小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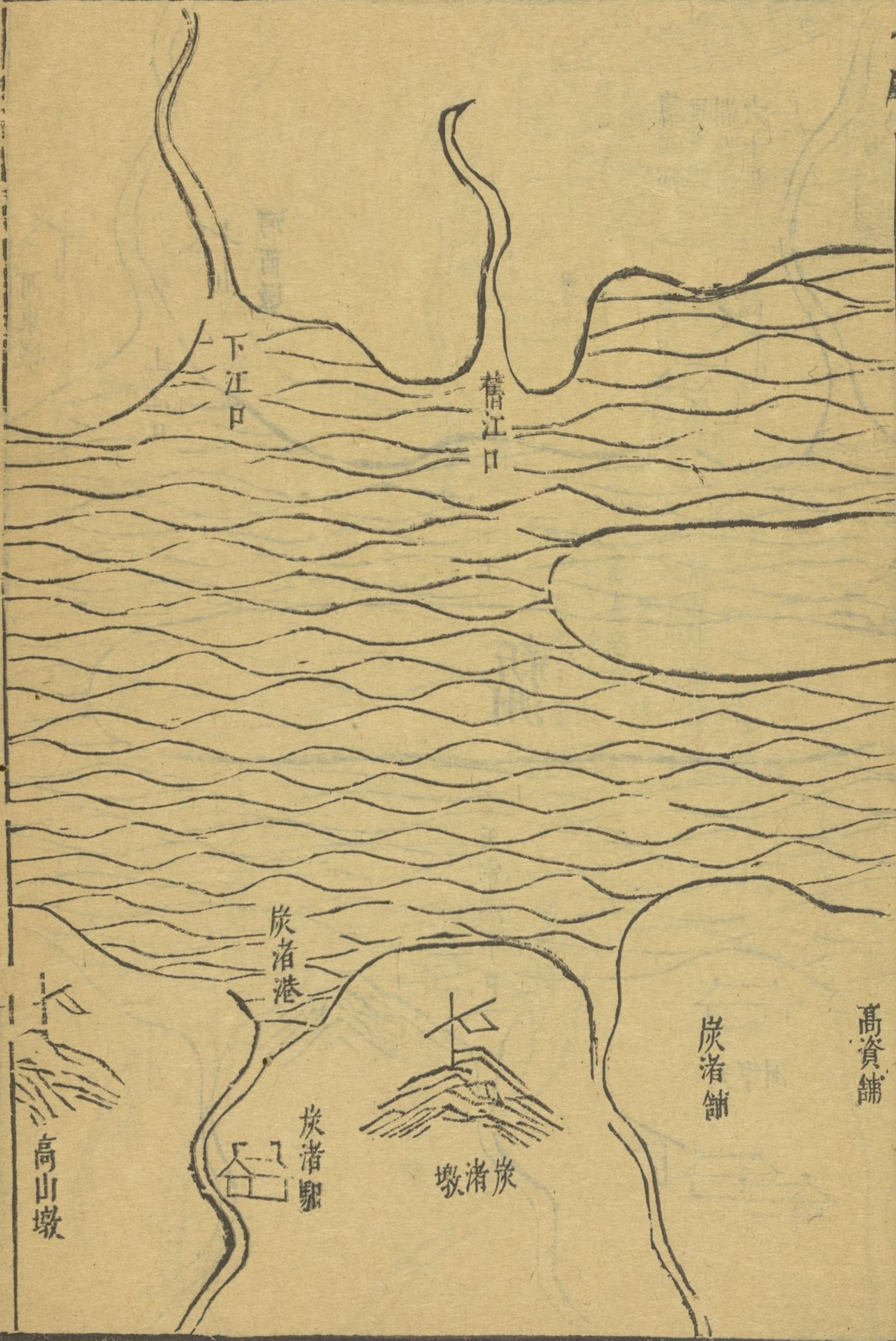
姜家嘴巡檢司

此處內通腹裏外接長江商民貿易之地設有哨官千戶一員領船九隻兵快一百八十三名陸有舟徒巡司弓兵協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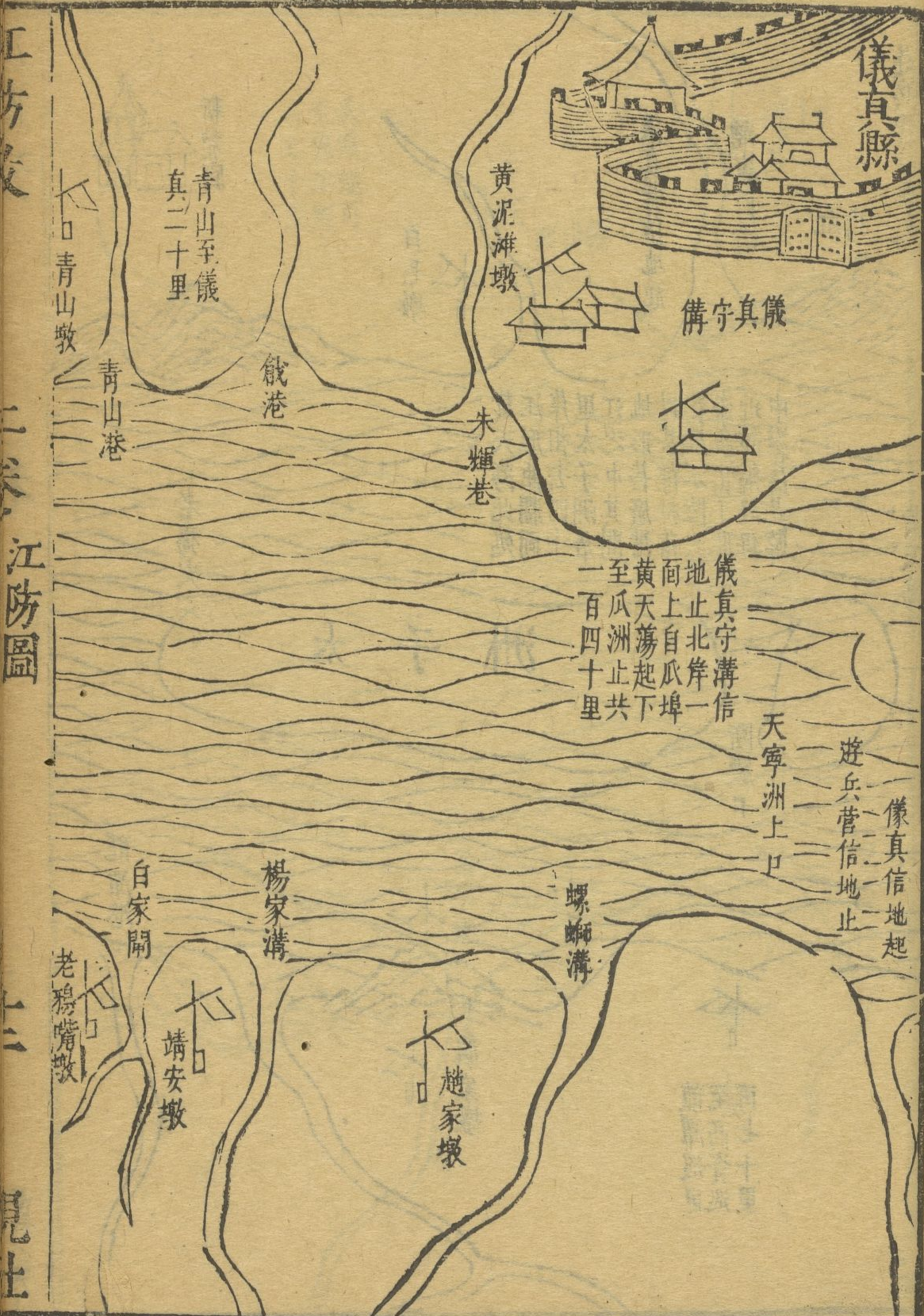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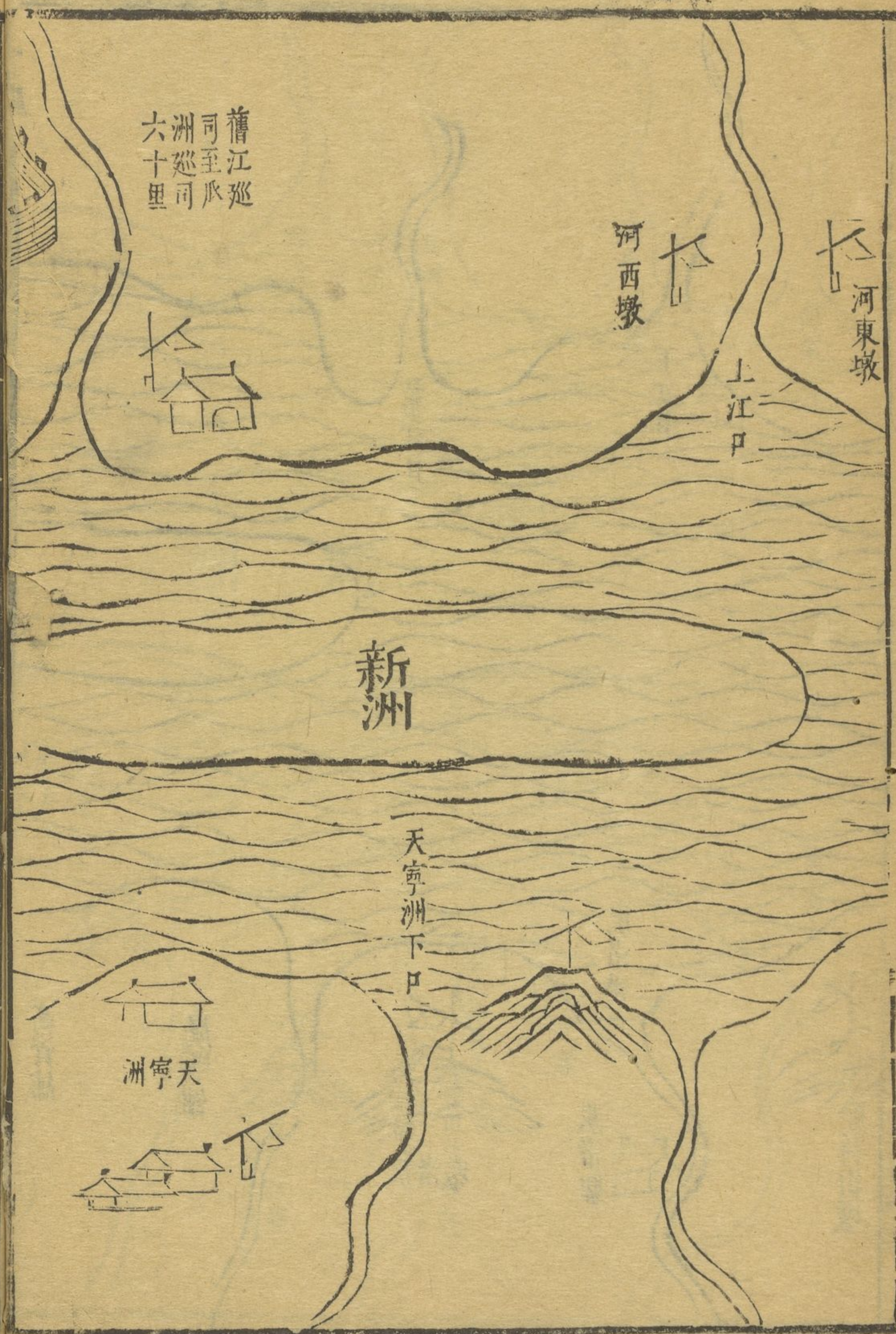
















斬龍廟

白毛墩



儀直營信地起

趙家西溝

山紅

遊兵營信地止

老鴉夾

黃天蕩此處江形獨闊兩岸相去四十里太子洲居江之中其間地形甚廣港以甚濶村落甚眾水陸之盜多出于此近該編設保中添官備兵等

黃天蕩

太子洲

斷腰口

龍潭港

談家墩

龍潭巡司至高資巡司七十里

瓜埠巡司至舊江巡司七十里

礮山

礮山廟

瓜埠口通六合縣

東陽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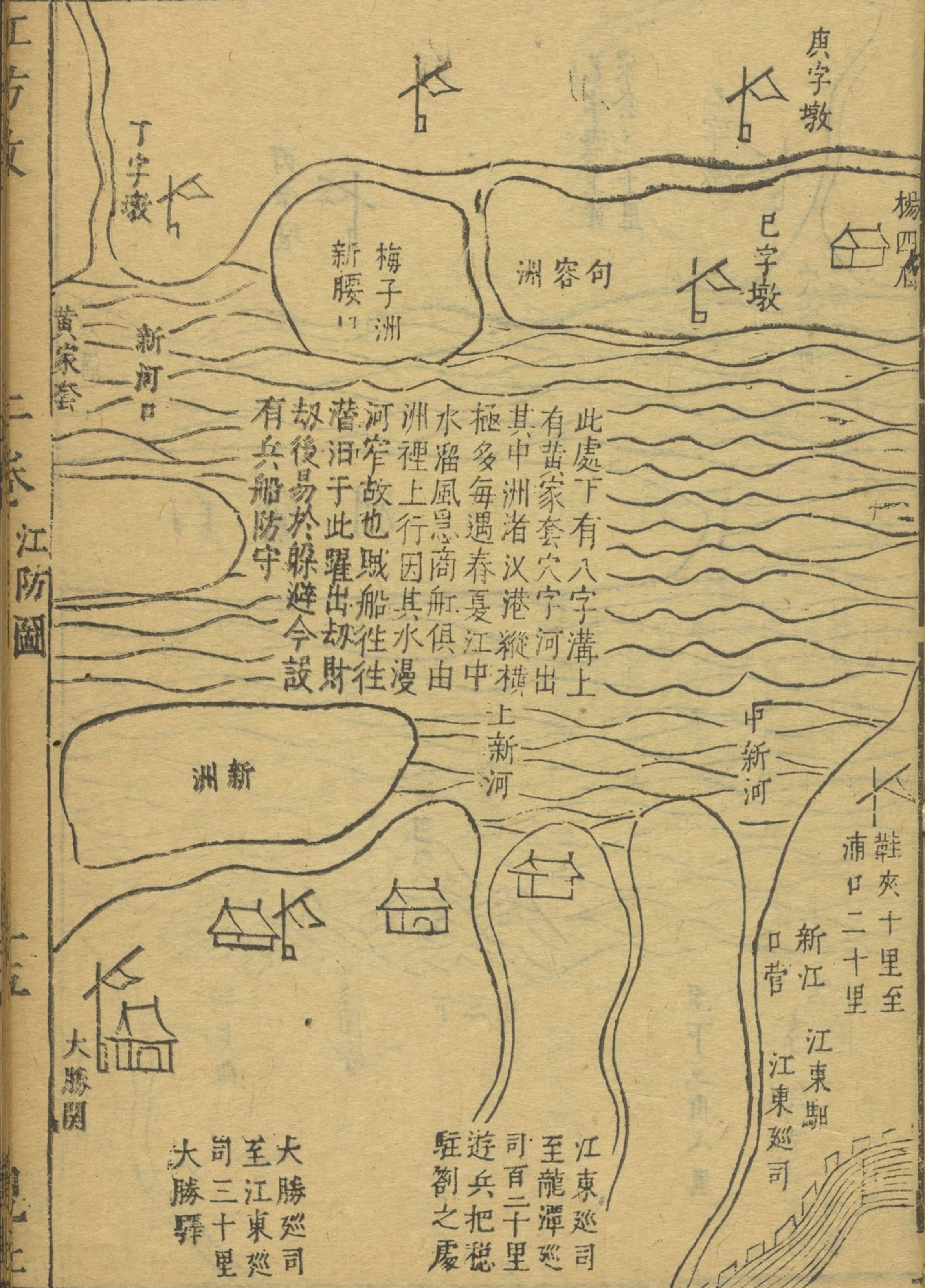
小墩

偷牛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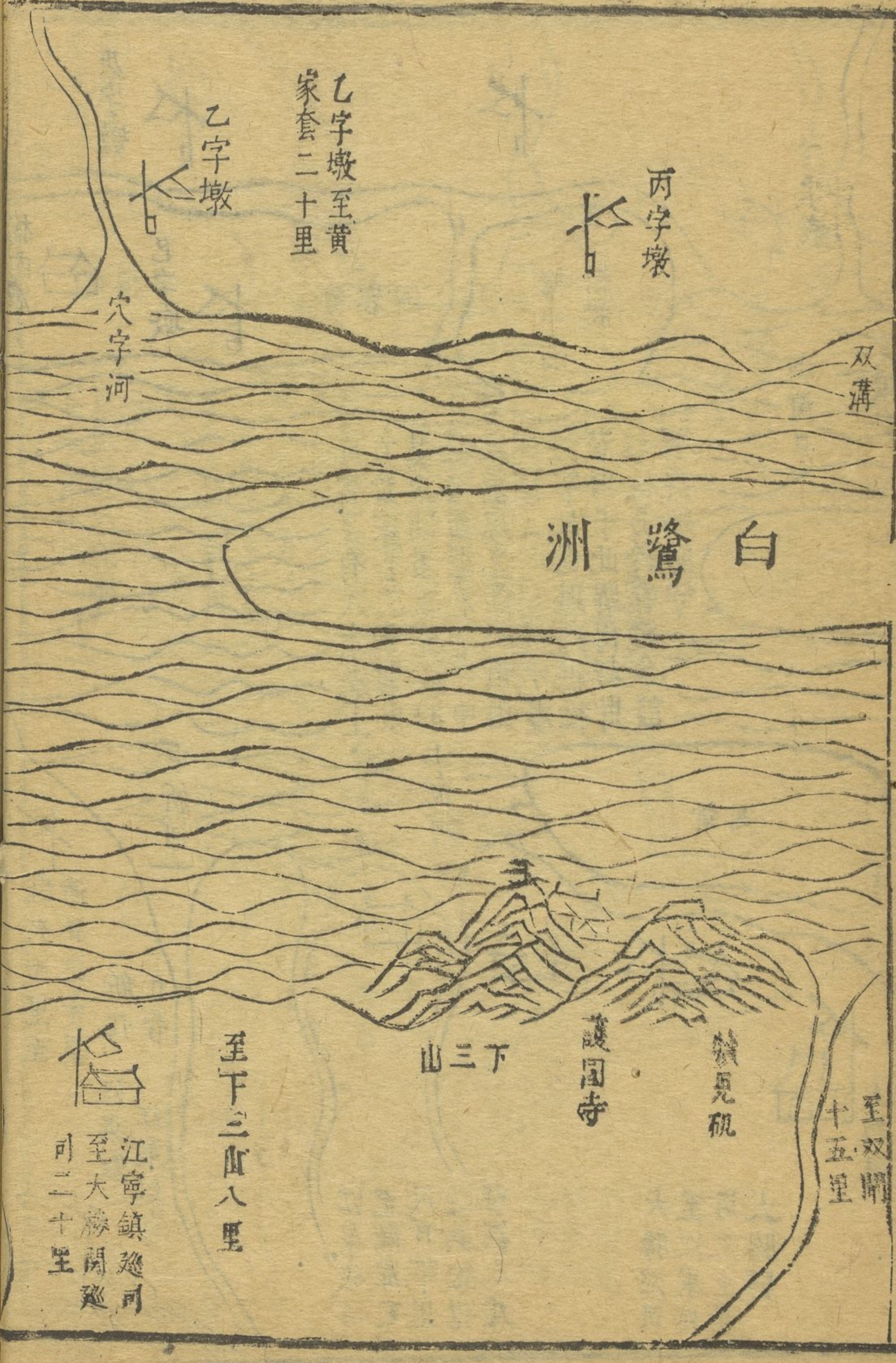














浮沙巡司  
至江進巡  
司八十里  
烈山墩

倪家墩

道士墩  
至浮沙  
二十里

慈母磯

思賢港

人頭磯

打石磯

馬鞍山

針口嘴  
通和州

望夫磯墩

新河口墩

采石磯墩

寶磧山

采石巡司望江  
陵巡司六十里

采石河通太平府

清水灣

成洲

新開河

青水墩

燒下河墩

太陽河

太陽河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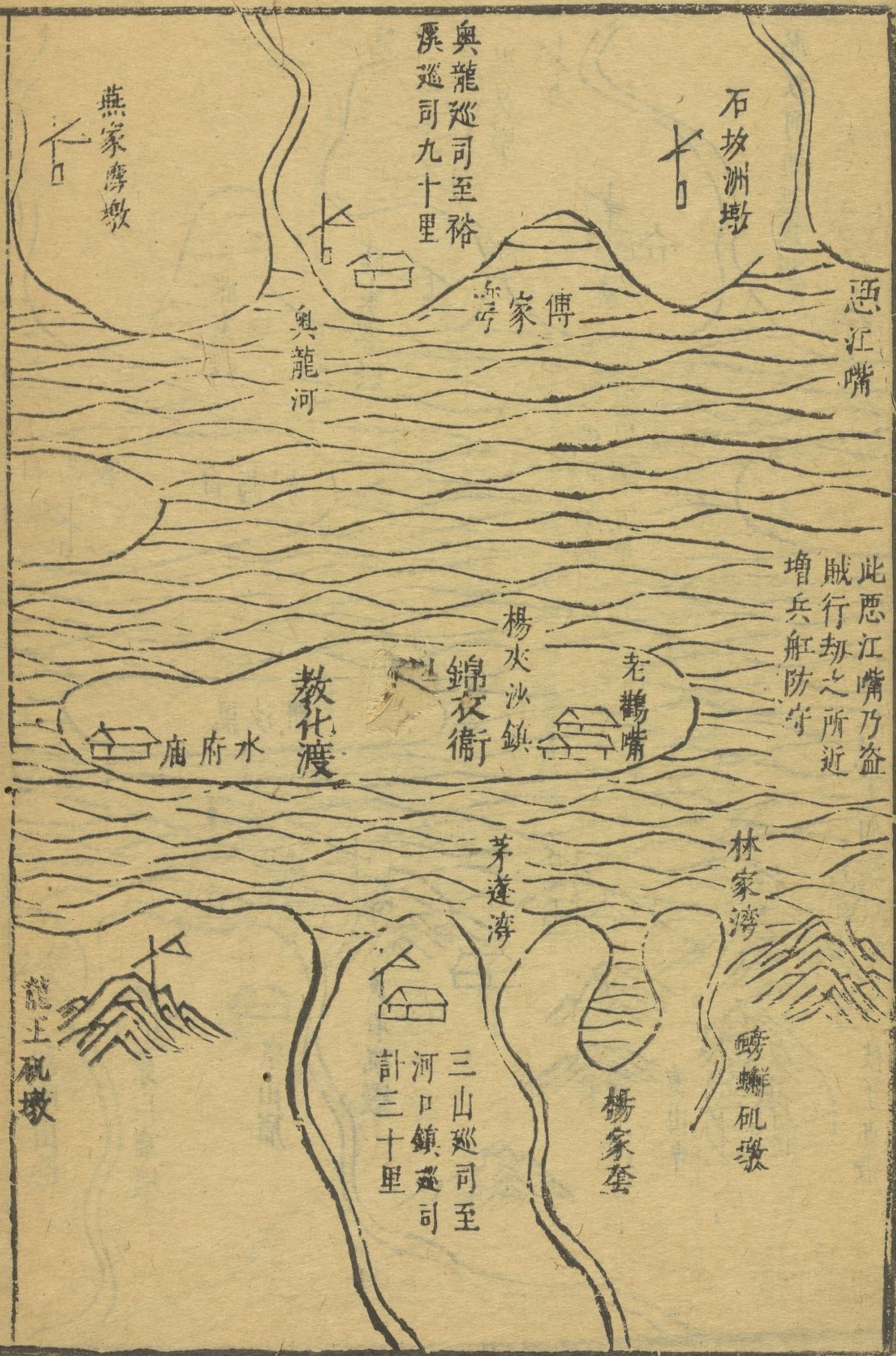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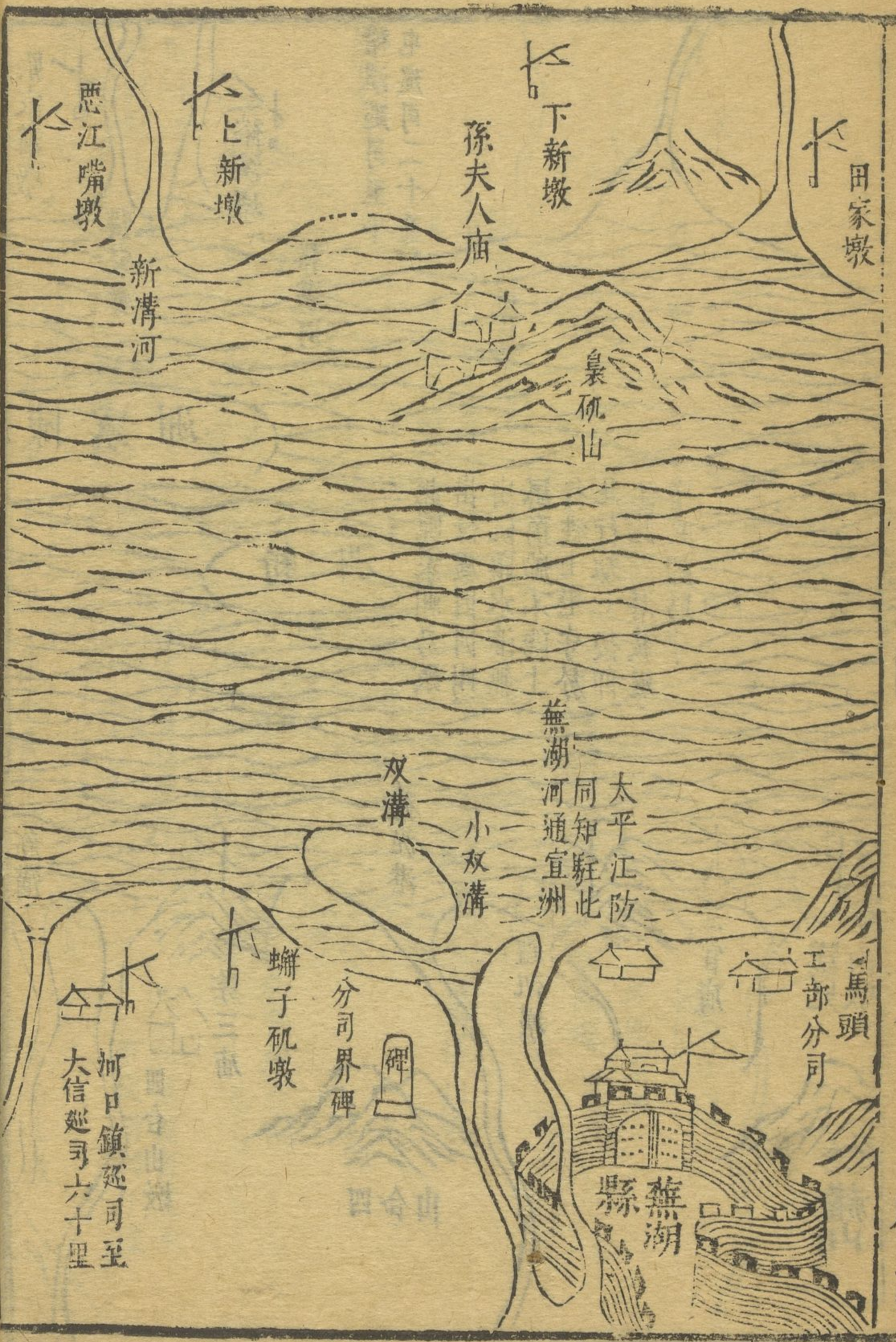
中夾口

青草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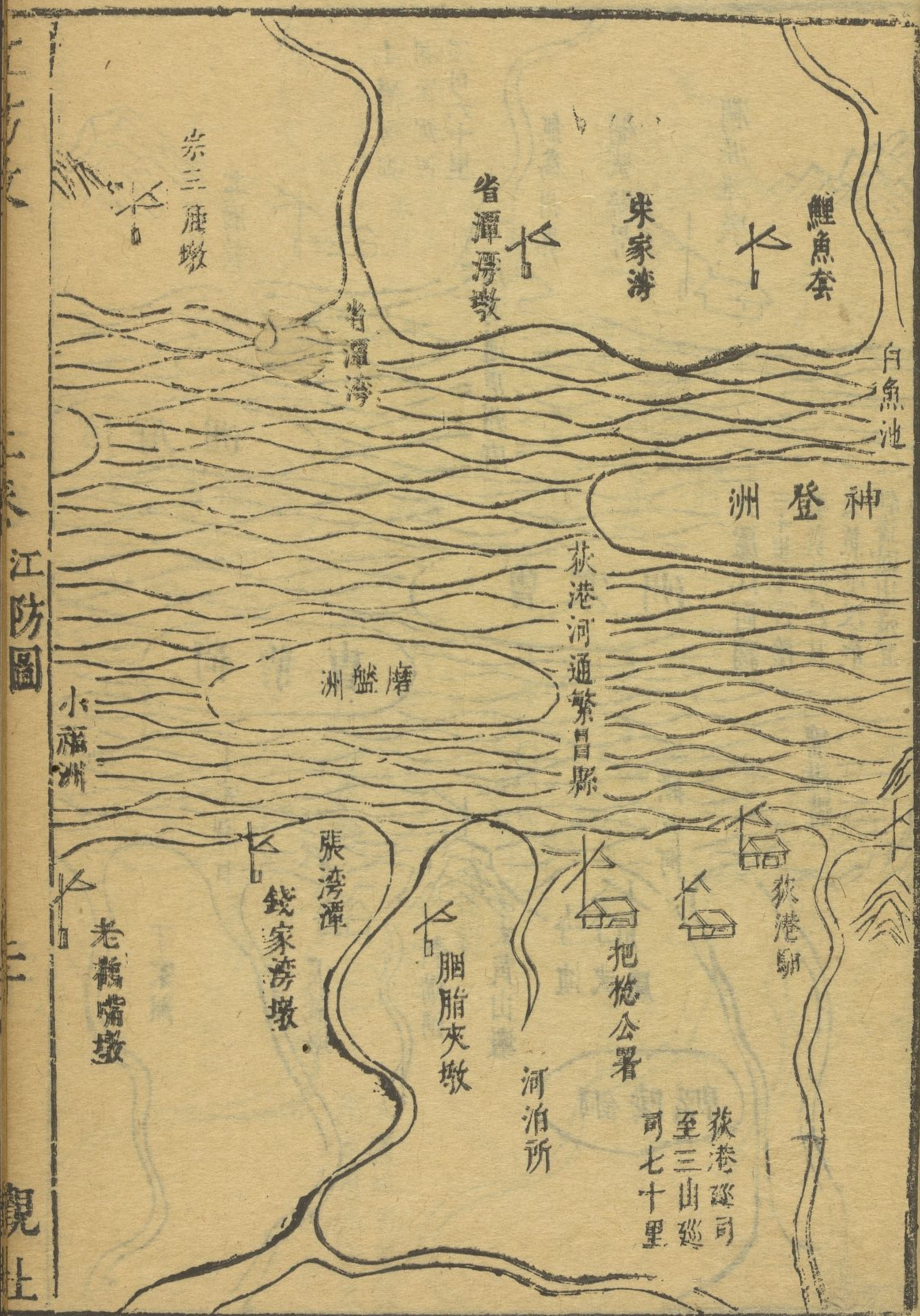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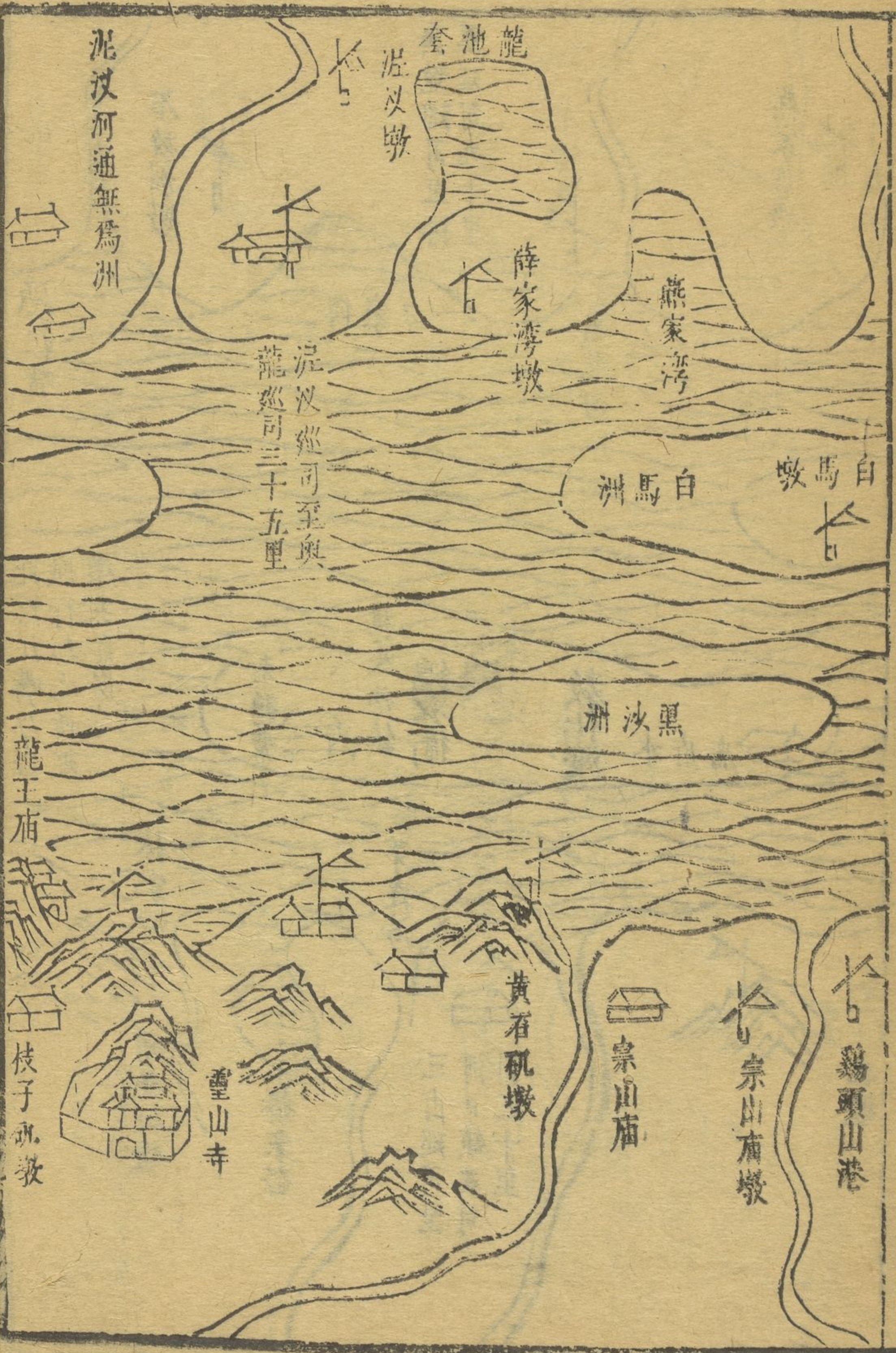














上橋可巡  
司至泥漫  
巡司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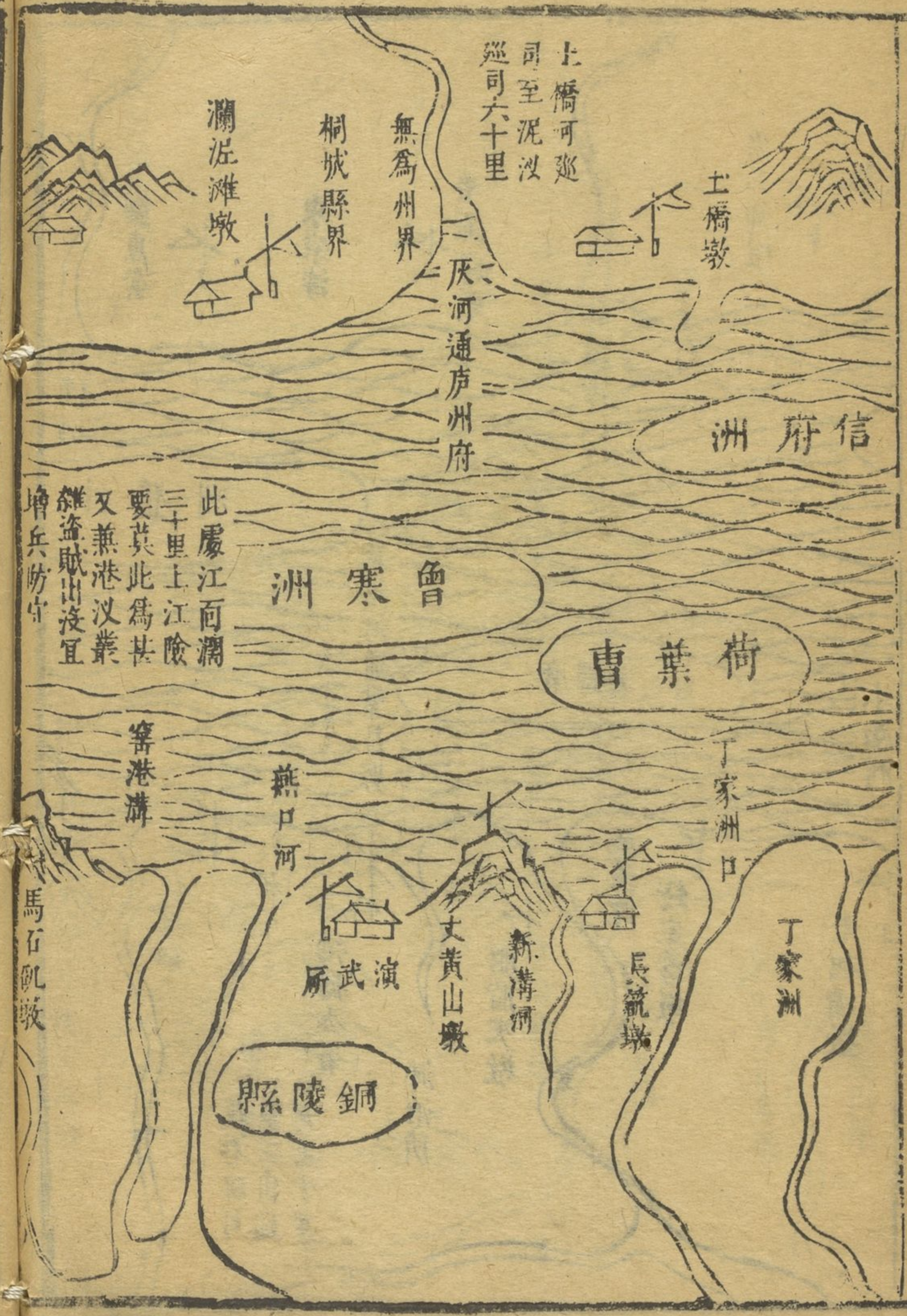
土橋墩

無為州界

桐城縣界

灰河通庐州府

洲府信



老洲頭武梁洲係  
夾江長濶盜賊淵  
藪今派貞字哨官  
并下巡兵船與港  
營兵船會哨巡守

王家嘴墩

六百丈墩

洲雁落

洲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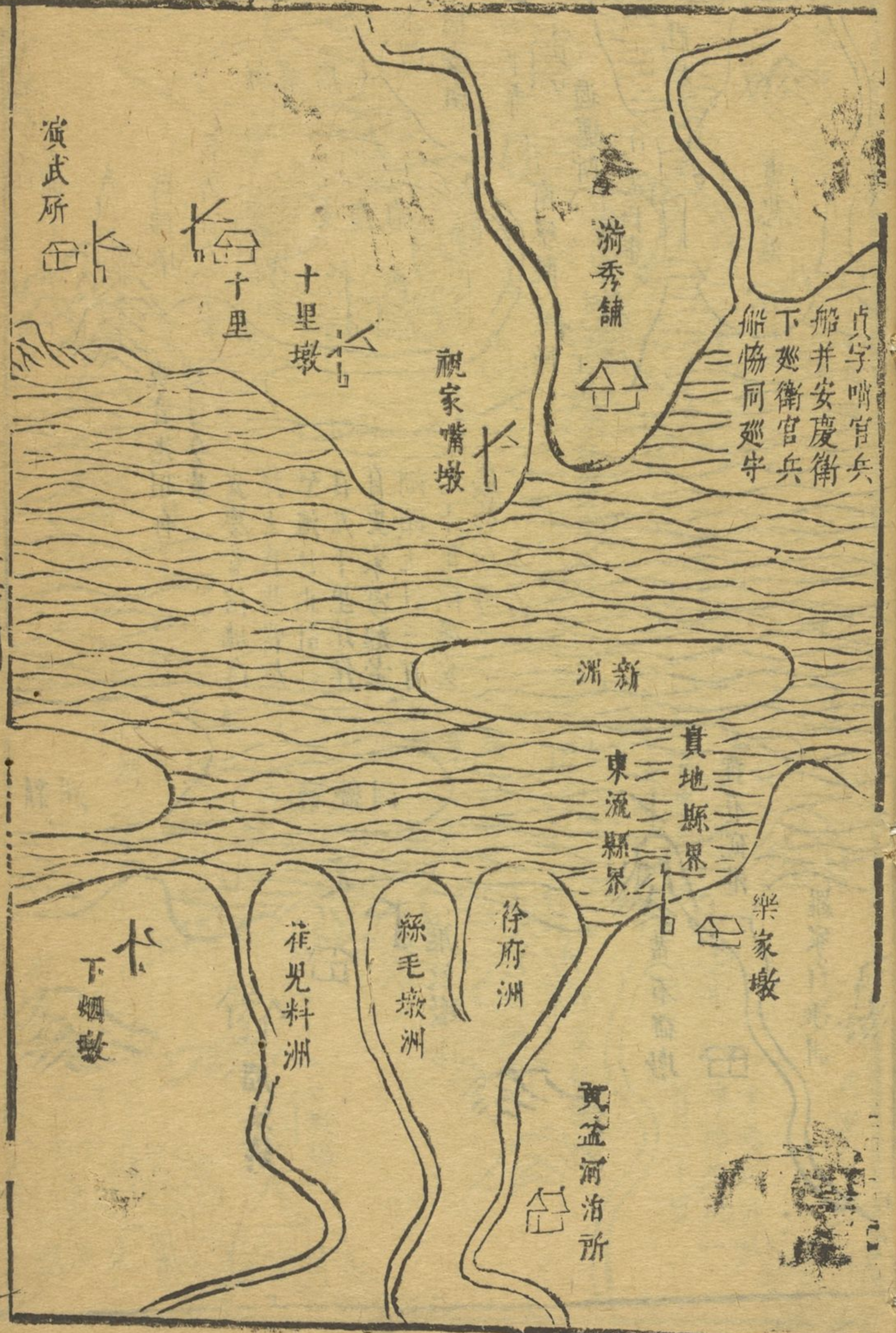
洲葉荷













現風亭



高佛塔  
觀音港旧何  
巡司今革

新塘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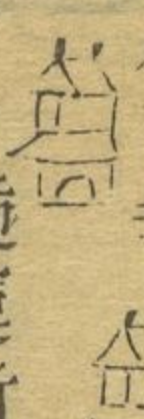


安慶府

安慶管信地前  
岸上自馬當起  
至池口止計二  
百九十里北岸  
自史家灣起老  
洲頭止計三百  
六十里俱屬安  
慶管所轄

同安駟

太平寺



南察院

遊運所

忠臣廟

江操所

社坛

肅忠池



新洲

磨盤洲

雁漢築

雁漢墩

黃石礮墩

黃石礮港

羅家白沙洲

馬家礮墩

言陽巡司至  
李陽巡司一  
百二十里

張家灣

鯽魚嘴

海口

張風大套

張風套墩

永安洲

定室洲

屬東流縣

閣牌洲

吉阻河

祝家礮墩  
祖師殿

教場

菊江亭

建城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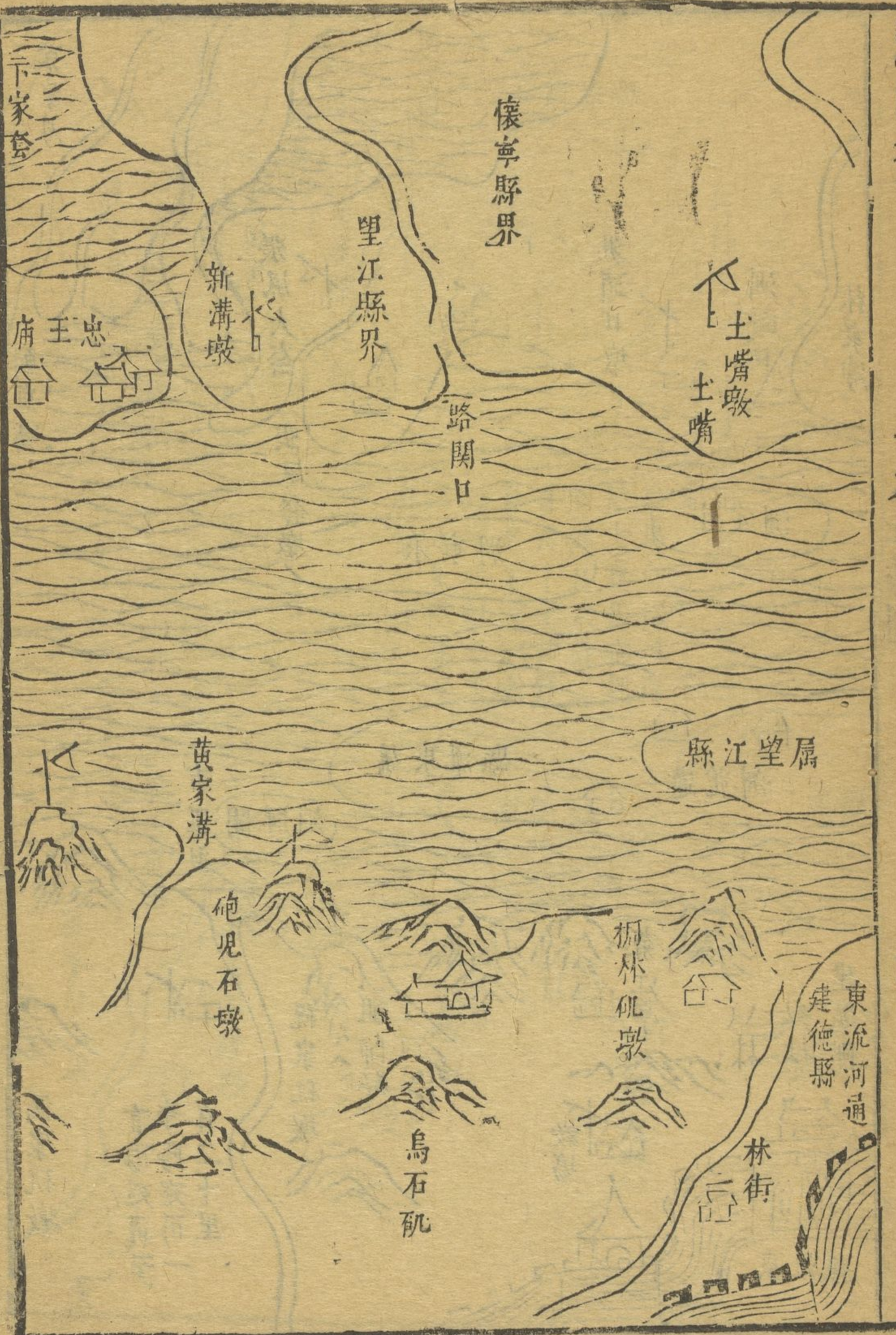
東流縣

洪頭口墩

洲頭口

林家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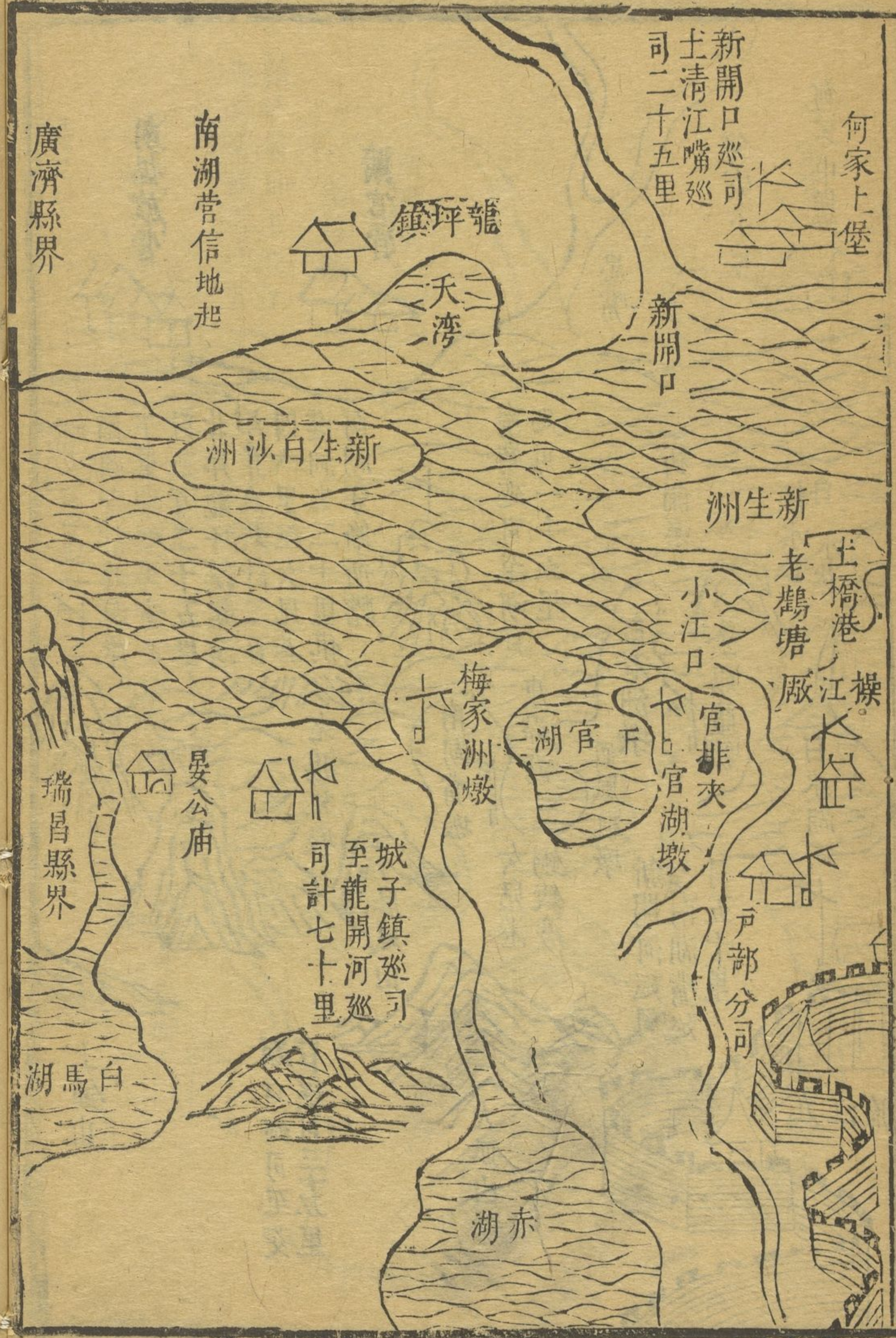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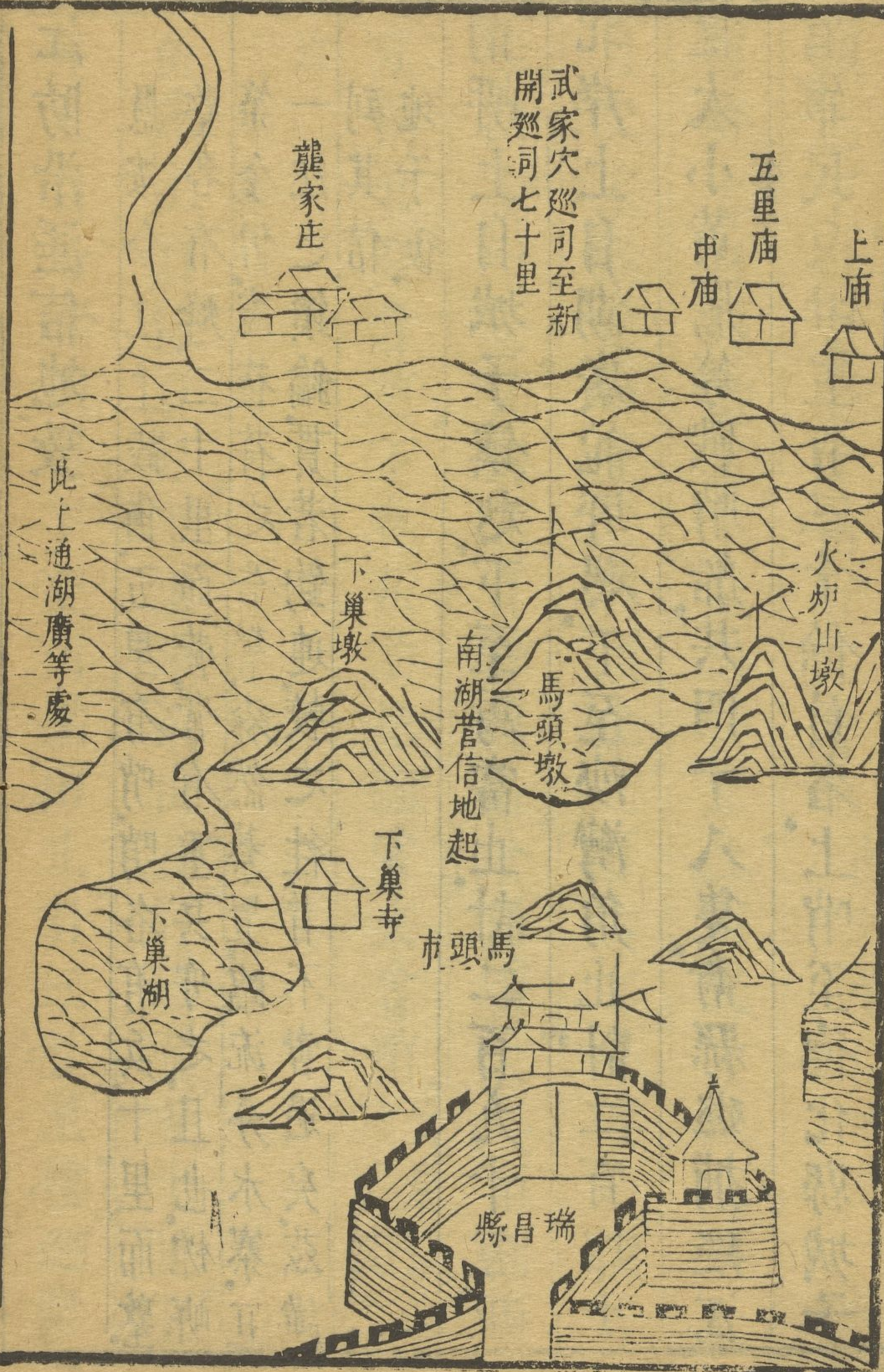


此毛湖洲至花洋鎮沙灣角一帶洲渚縱橫夾江甚多乃盜賊出沒之所今派利字哨官兵船并安慶兵船守小孤山江面險要乃盜賊出沒之所毛湖洲沙灣角等處港又甚多賊多往來其地今令南湖安慶二衛相兼管轄或遇有警二營官兵併力追剿是以與各營分界不同也











江防沿涯信地攷

愚按今江上設備五里有哨哨各有兵十里而整  
整各有烽二十里而營營有重兵守之且也枕岬  
築金併慮荏苒之告警森然綦置臨流分水寨百  
一江之鎖鑰貫若鈎連較之往昔不啻過矣茲謹  
列其信地于後

南岬上自城子鎮起下至馬當止計二百九十五里  
北岸上自湖廣龍坪起下至沙灣角止計二百四十  
里大小黃鷹等戰哨船共四十八隻衛縣巡捕巡江  
官軍民兵共五百三十餘員名上哨至德化縣城子

鎮上下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

南湖嘴信地攷

南岬上自馬當起下至池口止二百九十里北岬上  
自史家溝起下至老洲頭止三百六十里樓巡梭等  
船四十一隻官兵五百餘員名分四哨上與南湖嘴  
守備官兵會哨下與荻港把總官兵會哨

安慶信地

攷

南岸上自池口起下至東梁山止計三百五十里北  
岬上自老洲頭起下至西梁山止計三百里樓巡漿



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二十八員各分四哨。  
上與安慶守備官兵會哨。下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  
哨。荻港信地攷

南岬上自東梁山起。下至高資止。計三百四十里。北  
岸上自西梁山起。下至黃天蕩止。計二百四十里。樓  
巡沙鐵漿梭等戰船九十四隻。官兵一千三百餘員。  
各分十哨。各派信地。上與荻港營把總官兵會哨。下  
與儀真守備圖山把總官兵會哨。遊兵營信地攷

北岬上自黃天蕩起。下至瓜洲止。計一百四十里。樓  
巡草撇梭等戰船三十七隻。官兵四百五十五員。各  
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把總官兵  
會哨。儀真信地攷

北岬上自花園港起。下至深港止。計三十里。樓巡艸  
撇梭等戰船三十六隻。官兵五百八十餘員。各上與  
儀真營官兵會哨。下與三江口營官兵會哨。瓜州信  
地攷



北岬上自瓜州起下至廟港止計一百四十里樓巡  
福獎梭等戰船四十四隻官兵七百五員各上與儀  
真守備官兵會哨下與周家橋把總官兵會哨。三江  
口信地攷

南岸上自高資港起下至包港止計二百五十里樓  
福沙撒鐵漿梭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  
員各上與遊兵營把總官兵會哨下與孟河把截指  
揮官兵會哨。圖山信地攷

以上八營信地共計一千五百餘里大小戰船三  
百七十餘隻官兵共計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潭陽 丁鍾宸玉輝 參閱

江防攷經國雄略二卷終



福沙撤鐵漿梭等戰船四十一隻官兵七百四十餘

員百十十鎗其官共共情正千三百三十鎗其各

揮以上八營計此共情一千五百鎗里六小輝照三

江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三

溫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潭陽 丁鍾宸玉墀 參閱

江防攷

三吳水利

臣嘗善治病者必致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原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臣以為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絲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利漸堙有司者旣不以時奏聞而民間又不能自盡其力隨時修治遂至於大壞而漕洩之法皆失其嘗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悉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貫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爲命伏蒙皇上憐其辛苦設蠲嘗稅數十萬石又令毘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乏矣萬一來歲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

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崗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



者其田嘗苦旱旱者其田嘗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  
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繇北  
以入於江繇東以入於海而又導引江湖流水於箇  
隴之外是以潴泄有而水旱皆不爲患近年以來縱  
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  
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  
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而  
歲嘗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堙塞之處在下流者

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  
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  
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諸水散入陽城昆承  
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  
水以入於海濬曰泖港并鱸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  
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  
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  
使流者皆有所歸而潴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



滂無所憂矣。乃濬臧邨等港。以溉金壇。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邗。通彼以溉青浦。濬頤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嘗熟之北。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所謂廣流濬以備潴泄者。此也。

嘗鎮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嘗鎮下流。其水易潴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

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郊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以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汨沒日甚。而農桑日蹙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



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所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者此也。

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淮。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卽蘊茹成陸。歲修之卽不勝其

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啟閉。以禦於沙。歲旱則閉而不啟。以畜其流。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益。蓋謂此也。而宋臣鄭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法。自淞而東。至於海。又遵海而北。至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堙廢。唯嘗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若閘。而不



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之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所謂復板閘以防淤澱者此也

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日告匱爲今之計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

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旣不可加歛於民而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解大戶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炤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



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穀一體通融給散各令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者皆取于侵欺不足則繼之賊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十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它日流亾逋負不能追征者又不知幾十萬以流濬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皆不待較而知所謂量緩急以處工費者此也

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效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自有過



人者。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  
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嘗遣大臣疏治。多欲  
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為。國遠慮此。臣所  
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  
勅撫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  
經略之宜。上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行事。而責成  
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繇者。皆  
必考其水利有效。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  
方。費財而僨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  
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所謂專委任以  
責成功者。此也。典朝治略

禹貢三江既平。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蓋

鎮常蘇湖七郡之地。

鎮江常州蘇州湖州及嘉興紹興南直隸

中舍太湖

而東漸于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  
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  
其源。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



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抵華林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里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汐不得以障塞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繇宣歙以達兩浙迺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九江漢陽二府皆逼連江許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隄太湖四十里為漕而中截之後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

來者愈迅湖隄既鋼則去者復緩繇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汐之壅矣單鍔嘗言之自五隄以至湖隄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旁通太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徑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滿腹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鄭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簡遂使江口為豪強之業江尾為



芟蘆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浙  
爲不世之患矣。我朝自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  
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  
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  
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濱。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  
湖隄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而復  
以湖沙墾闢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隄不去。終非利  
導之源。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

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  
以決其隄。自隄以決三江之壅。使繇華亭青龍顧會  
諸浦。以達于海。其他旣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  
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  
哉。

徐貞明水利議

### 鄭羽公評

大抵今日欲通三江之壅塞。當自吳江以決其  
隄。順大江下委之勢。善之善者也。况江南澤國



財賦當天下之半。儻不悉心經理。能無沈竈而  
漁之應乎。是則余不能無厚望於今之當事者  
矣。

### 江防急務

愚聞之。叛大業者。必先立根本之基。而後可  
以言進取。定大亂者。必先固根本之謀。而後  
可以言蕩除。慨自虜寇交訌。南北雲擾。荆襄  
據金陵上游。留都順流。實切剝虜。豈可不亟  
爲急。而多方商萬全之  
策也哉。是爲江防急務云。

太祖定鼎金陵。都城周一百二十里。竟一日之足不  
能遍。集十萬之衆。不能周。是以策留都者。謂無守城  
之法。止有守江之法。賊自北而來。則淮爲之防。賊自  
上而下。則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卽所以禦江。而守九



江郎所以守金陵也。今淮上有督撫史閣部固屹然長淮保障矣。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倘荆襄之賊因上流之勢乘風水之便，突如破竹，無復隘阻，往代之事如王濬之樓舡，韓擒虎之飛渡，伯顏之不戰而入，皆可為寒心也。愚嘗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金陵，武昌譬之大門也，九江譬之階除也，太平譬之堂奧也。愚以為宜有重臣駐節武昌，上為圖荆襄修復，顯陵之木而下為扼斷。

黃接九江鞏壯。孝陵之勢，至於九江為省直要害。

宜建督撫如淮上之制，太平采石亦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於此，作聲援而鞏壘。若武揆臣則宜駐師新江口，以專一面之防。文操臣則宜往來巡練，以備隨機之應。江北浦口江面頗狹，一葦可航，并宜如采石之制，命兵部侍郎一員守之，仍有上下巡江御史二員，江防之所不及防，陸路之可潛師者各宜駐守之。蓋江廣難過，狡謀叵測，或聲東而擊西，或



江防攷 三卷 十二 勸示  
明避而暗渡兼有不逞之徒作彼嚮導思爲樊若水之所爲者豈可不思阻遏哉此江上布置之法也

今留都雖逸豫成風而清議最重議所不許雖居重位握事權黃口指而竊笑之清議所歸雖處下寮伏草野而名家巨室想望丰采爲之奔走而不可得今守江求撫督之臣守京兆之臣非久在地方威望素著人心向往且夕受事者未可勝此而愉快也臣採士民之口所素權者言之如見任御史則詹兆桓葉

樹聲楊四重舊任則郭維京去任則成勇舊撫則袁繼咸方孔炤此數人者清真端亮所稱不二心之臣東南需人甚急或擢之卿貳以備江上督撫之選或酌其資俸以試府尹府丞之用必能實心任事漸有成功臣與諸臣尚有未識一面者而斯心向往則附斯民三代之直不敢昧所懷來也至於兵則大營小營水營陸營神機營巡遊營未嘗乏人督撫得人則羣才輻輳况有廢棄之將可按籍而起山林之才可



側席而訪乎。此用人之法也。

今金陵城中之守。雖有軍士。粗具名目。而不可恃以無恐。雖大司馬名爲參贊於百姓。尊而不親自。古城守。未有不聯合人心。而可保其不內潰者。則府尹府丞之官。所宜亟補。重其權。久其任。以聯百萬士民之心。內增無形之金湯。而分佐司馬。揆江之責任者。此也。都內地。方寥濶。西南稠密。東北曠野。臣以爲五城巡視。御史衙門。各宜駐該城地方。庶耳目易及。禍

亂易定。如御賜廊僻處一隅。不足四應。此亦易爲更移者耳。尤可異者。南中兵部與操江事。不相涉。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兵部宿重兵。而無用。豈成一體聯絡。同心共濟之義。臣以爲操江與兵部軍中之事宜。守望相助。緩急相應。若曰城之內。兵部爲政。江之上。操江爲政。功罪不相及。誤之誤矣。此城內布置之法也。

今長江守險。以船爲憑。察新江口。舡舊額四百有奇。



今存者百十隻耳。水營兵舡原數不滿百。今益寥寥。風雨損壞日久不修。卽間一修之。板薄釘稀。不堪乘風破浪。察得船隻皆有舊額錢糧。一一清出。補足原數。而新設之泥地。更宜多造船隻。以備中流之擊。或用有不足。暫借鹽課若干。或食有不足。暫截漕艘若干。廣江南直浙江各處料物之本色。暫改折色。數年亦不下百數十萬。此亦設處之一法。便而易行之事也。

不觀今日南庾之度用不支乎。錢糧正解尚且虧額。况紛紛設撫設將。設兵設船。計將安出。臣按南京營兵舊稱十萬有餘。今考大教場冊存兵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冊存兵九千一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過三萬。而徒手寄操者居十之三。老稚疲癯者居十之七。所恃者止陸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而近亦非其舊矣。兵有舊額。額有舊餉。兵虧而餉不減。如同漏卮。合無將



舊額補足。或於四十八衛之官舍餘丁，擇其精壯補成全伍。上雖不及十萬，下亦可至三四萬。此輩以上著之人，兼有舊額之糧，略加鼓舞，壁壘一新。江上督撫分而領之，自可得防守之助矣。

### 長江要地

愚嘗考之。以漢以來至于國朝，緣江而渡與拒江而守之事，而後賊所欲渡之處，我得據險以制之，緩急輕重之勢可驗而知也。

不觀之賊，今者自隕房而至汴梁，將入夔州，使蜀人拒之不得入，峽則乘江而下，其一道也。劉先主伐吳，令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而自率諸將自江南巫峽而出，晉人伐吳，王濬唐斌以巴蜀之師，繇峽江。隋伐陳，楊素以舟師下永安，出蜀江。唐討蕭銑，李靖自夔



州順流東下峽江。吳曦舉蜀降于金，約以舟師繇嘉陵東下是也。

繇此以出蜀江，則繇荆門夷陵而至江陵，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吳將朱然守江陵。時江水淺隘，魏將夏侯尚作浮橋以攻城。晉伐吳，杜宇向江陵。宋南郡王義宣，荊州刺史沈攸之，皆是江陵下。西魏伐梁，元帝於謹渡漢，自黃華四十里至江陵。隋伐陳，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唐伐蕭銳，李靖自荆門宜都進至江

陵。黃巢在荆門，爲曹全晟所敗。收衆渡江，宋太祖伐江南，遣曹斌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元伐宋，伯顏已東下，宋將高達以江陵降。元主喜曰：荆南既定，守鄂之軍可以無憂是也。

繇江陵北至襄陽，其一道也。晉杜預鎮襄陽，以曷伐吳。梁武帝自襄陽起兵，隋伐陳，秦王俊出襄陽。元伐宋，圍襄陽數年而後下是也。

自襄陽至竟陵，出漢口，其一道也。隋伐陳，秦王俊屯



漢口節度諸軍。梁武帝遣王曹諸軍自漢口濟江。元伯顏繇襄陽入漢。聲取漢口渡江。遣奇兵襲沙蕪口。奪之。因同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是也。

繇漢陽北至黃州府。循西陵舊迹以下。其一道也。陸抗表吳主曰。西陵國之蕃表。旣處上流。若一旦失之。敵便順流星奔電邁。此安危之機也。元世祖南伐至黃州。漁人獻舟爲鄉導。世祖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元將董炳文言于世祖曰。長江宋所必守。臣請嘗之。率艨艟鼓擢疾趨。北軍遂渡江是也。

渡江卽抵武昌。其一道也。魏武帝臨江。周瑜任夏口。宋荊州刺史沈攸之南下。齊高帝以夏口衝要。乃以柳世隆行郢州事。以拒攸之。梁武帝起義。自圍魯山。以拔夏口。黃巢渡江。攻下鄂州。元人渡江。亦先取鄂是也。

夏口旣下。或順流至九江。其道一也。沈攸之南下。齊



武帝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乃留屯淦口梁武帝拔夏口卽緣江上道至尋陽江州刺史降金元末南寇一軍自蘄黃犯九江是也至尋陽直指石頭其道一也宋孝武之討元凶桂陽王休範之起兵皆是尋陽抵石頭是也至蕪湖據姑熟其道一也梁武帝受江州降遂至蕪湖是也

掠江西亦一道也黃巢渡江掠饒信等州金人渡江繇大冶趨洪州是也

固守襄漢賊無順流直下之勢復從蘄黃出則廬州其一道也吳人時從合肥以攻魏而作堰濡須以自保魏武軍居巢吳大帝守濡須隋伐陳韓擒虎出廬州楊行密在廬州自銅官渡江襲宣州金人自柘臯河入寇劉琦拒之於此金主亮南侵入廬州是和州其一道也蘇峻自歷陽反陶回請庾亮守江西當利諸口亮不從峻濟自橫江登牛渚宋元嘉中魏



主南侵遣永昌王仁出橫江侯景攻拔歷陽自橫江  
濟采石陳高帝秉政梁任約等自采石徑向石頭隋  
伐陳韓擒虎自橫江宵濟采石隋輔公柘自歷陽渡  
江取丹陽宋曹彬自采石以浮橋渡金兀木南寇分  
一軍自滁和入江東宋虞允文舟師敗金主亮於采  
石開禧構兵金人進圍和州屯于瓦梁河我太祖  
自和陽渡牛渚磯以拔采石是也

太平其一道也王敦反舉兵姑熟蘇峻襲破姑熟以  
取鹽米梁武帝東下據姑熟侯景自采石襲破姑蘇  
韓擒虎自采石進攻姑熟半日拔之金人乘杜克無  
備渡江拔太平元人敗賈似道於池之丁家州太平  
遂陷陳友諒陷我太平淹至石頭是也  
揚州及瓜儀其一道也魏文帝伐吳親臨廣陵者再  
桓玄篡晉劉毅等襲斬桓弘於廣陵卽濟江宋文帝  
元嘉中魏主南伐遣魯秀自廣陵魏主自取瓜步宋  
廢帝之亂崔景慧自廣陵濟江隋伐陳賀若弼于廣



陵濟江。金主亮南侵至瓜州。臨江築臺。李全謀反。欲取揚州以渡江。既聞二趙入揚州。攻之不克是也。

通泰其一道也。唐江淮都統遣將鄧景山自海陵濟

江趨嘗州以拒劉展。金人南下。宋高宗在鎮江。問羣

臣去留。呂頤浩欲留。主淵言鎮江止可悍一面。若金

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則奈何是也。

既已渡江。不趨金陵而趨京口。亦一道也。宋崔景慧

渡江至京口。徐州刺史開門納之。唐劉展邀節鉞舉

兵自廣陵渡江襲下蜀。陷潤州。而後攻昇州。孫儒舉

淮蔡之兵渡江至潤州。而後南攻宣州。虞允文以破

金人。謂李顯忠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合。京口不可

無備。顯忠分兵。允文還鎮京口是也。

自荆楚入江者。順流而下。全乎用舟楫者也。自淮甸

入江者。截流而過。不必預謀水師。掠舟而濟。濟則棄

之可也。彼荆楚而來者。彼則聚衆而進。我當量遠近

而爲之備。遠則鑱絕襄樊。已過則立柵溢口。近則屯



守梁山。又近則保石頭，據新亭。此江左立國守禦故事也。

從淮甸而來者，彼則無所不攻，我則無所不守。當宿重兵于淮南，就其緩急而為之分配，使我嘗有出而向之之勢。昔韓世忠屯兵八萬于山陽，而金人不敢南下，保江之要無出于此也。

昔者葉適知建康，上言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隋唐失之。今乞兼制江北。宋朝從其言，趙範上書史彌遠

曰：敵若有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皆可潛師。

江面直數千里，何從而防？即此知守于江外不當守

於江內也。從荆楚而來者，非有強敵，即大將握重兵

而輕下流者也。如其來也，勢必重大，未有偏師出不

意而至者也。故不宜輕與接戰，須扼險以老之。昔之

善守者，每避其始至而擊其惰歸，歛我實力而聚于

堅城也。從淮甸而來者，則不當以勢力多少論也。自

曹氏父子及苻秦元魏擁衆百萬而不能渡江，而蘇



峻侯景之交。輕兵數千。徑至京邑。莫可控御。故扼險而不進。雖衆不足。越嶮而卒至。雖少有餘也。太祖既渡江。謀下集慶。或有以晉隋之事。諫而上。以兵力不足者。上曰。我已控上流。可遂克也。卒不煩攻而下。此二路用師多少之數也。荆襄遠。而乘水竟下。則似遠而實易。淮甸近。而水陸兼進。至客相持。則似近而寔難。昔郝經爲元世祖謀下江南。欲以輕兵綴襄漢。而別出二軍。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以渡江。以虛用襄漢。而以實用淮揚者。遠近之勢也。

伯顏南伐。自率大軍。繇襄陽入漢。令劉整一軍出淮南。整白。伯顏欲自揚州渡江。伯顏不可。而遣阿朮溯流。至青山磯。渡江。遂入鄂。劉整以功。後阿朮爲恨。此則淮南渡爲難。而襄漢渡爲易也。

流賊以烏合乞活之徒。饑則肆掠。飽則他徙。乘瑕而進。遇堅而退。非有牽此出彼之奇。非有用實擊虛之勢。其所賴。梟賊皆以騎取勝。則一意用騎。雖從賊之



人所在如雲。然不能整練步兵爲一軍。使步騎兼濟。而况能釋鞍馬而事舟楫。以與我爭江湖之利也。唐末之亂。劇賊黃巢。始自淮南渡江。入宣浙。至湖南。沿湘江。而逼荆襄。復渡江。而西。大掠諸州。繇是采石渡。向北。且水且陸。時北時南。豈嘗豫蓄舟楫。臨渡而用之乎。則其實有過人之材。能因勢而失奇也。今此漚賊。其不能已可見矣。特其在楚。旣久。窮困無所掠。或欲沿江東下。以沿旦夕之命。江湖羣盜。及舟師賈客。

可掠以載者。所在不乏。如其順流緣道。乘隙登岸。西則饒信。東則宣歙。無向不可。我又豈得坐守石頭。不爲之所哉。

欲禦荆楚入江之賊。當于樊襄二口。練治水軍。張設形勢。斷其來路。如宋人之用以拒元師者。則賊必不敢舍長用短。窺我江道矣。不然而縱其入江。從下拒之。則氣奪而易潰。從上邀之。則已過而難及。未見其得算也。



賊若自歷陽姑熟而至者。徃徃一舉而破石頭秦畢。孫揚之時。江淮雲擾。南北無復障蔽。固其所也。至於王敦蘇峻之徒。京邑清闕。藩鎮森立。而一旦發難。遂已不支。然則金陵之守不足恃也。

賊若自淮而窺江。則江外重地上。自壽春合肥。下自真州瓜步。必得精兵數萬。分隸其間。自爲首尾。往來擊應。而又先搜巢湖之水賊。練通泰之鹽徒。安插溧水陽羨之怨民。無使從賊爲之接濟。則雖有強敵。猶

不能不臨江嘆息。况于此輩蟻聚豕突。能爲我患乎。昔者宋自瀛公之時。元人勢重。然其謀臣猶謂不當一路進軍。欲下樊襄。必出淮南以牽之。欲下淮南。亦先絕襄樊之援。然則使荆楚之賊不臨江漢。則雖突至江北。未敢遽圖截江。使江北之守。扼重鎮。則在楚者亦未敢肆志南下也。

鄭孟周評

甲申之變。中原鼎沸。今日備禦防患。守江猶守



邊矣。若非阨其險要，又焉能尺尺寸寸爲守乎？  
賊不知大勢，豈能出古人用兵脅制之法，以困  
我。但方今江楚二省，皆大阻饑，萬一內變小動，  
便枕席上渡賊矣。故重兵鎮要害，固是長策。而  
有司撫綏之功，非得人而任之，又萬萬不可矣。

江防攷經國雄略卷之三終



